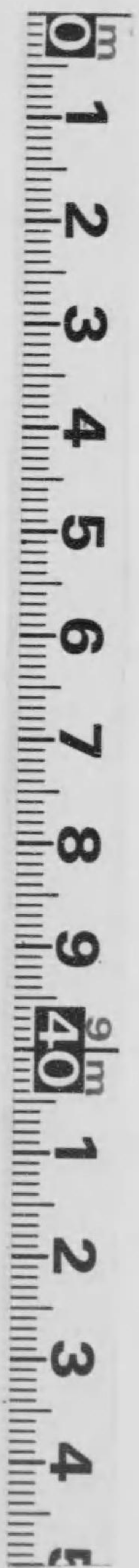


94
7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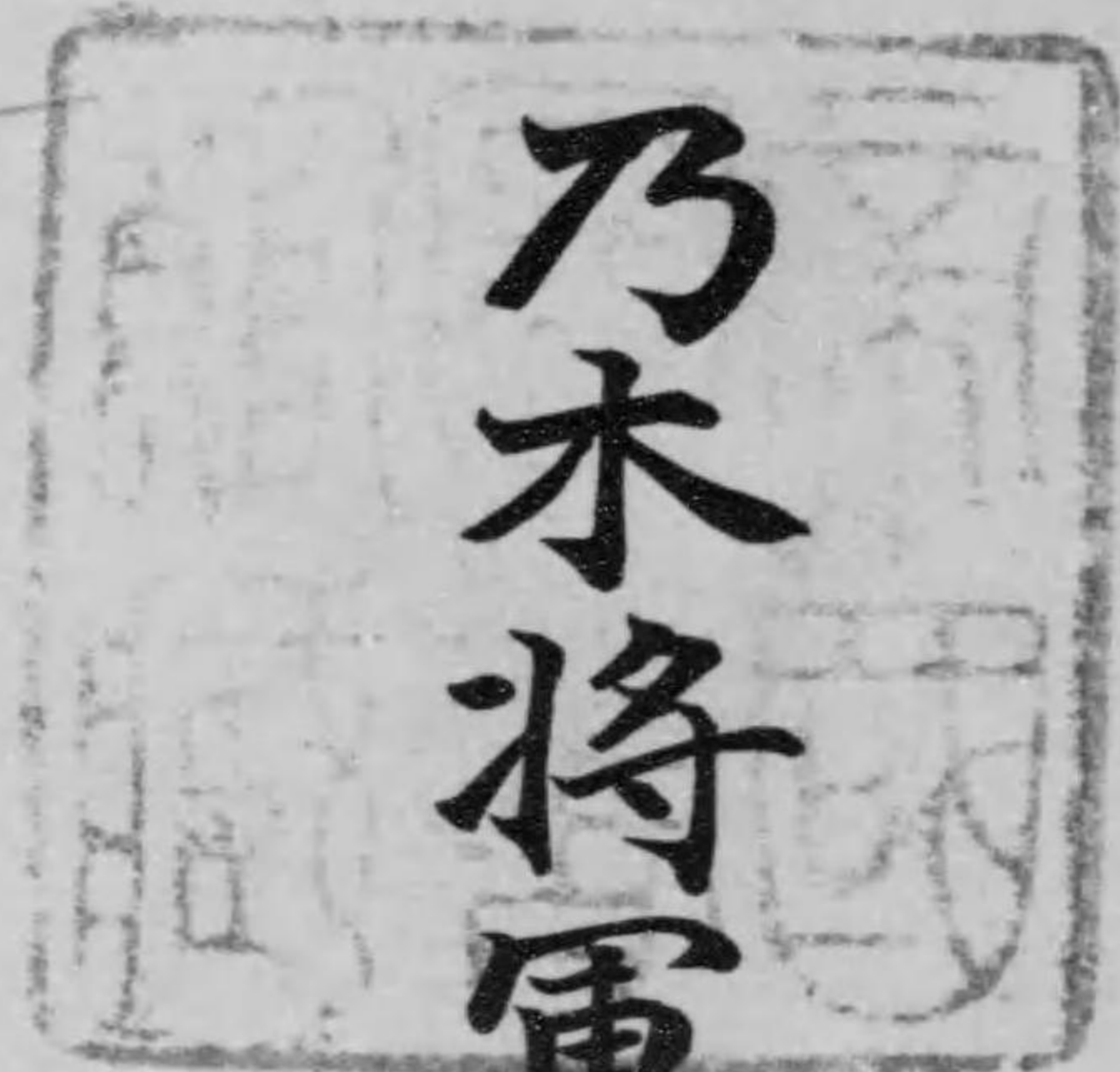


始



1997

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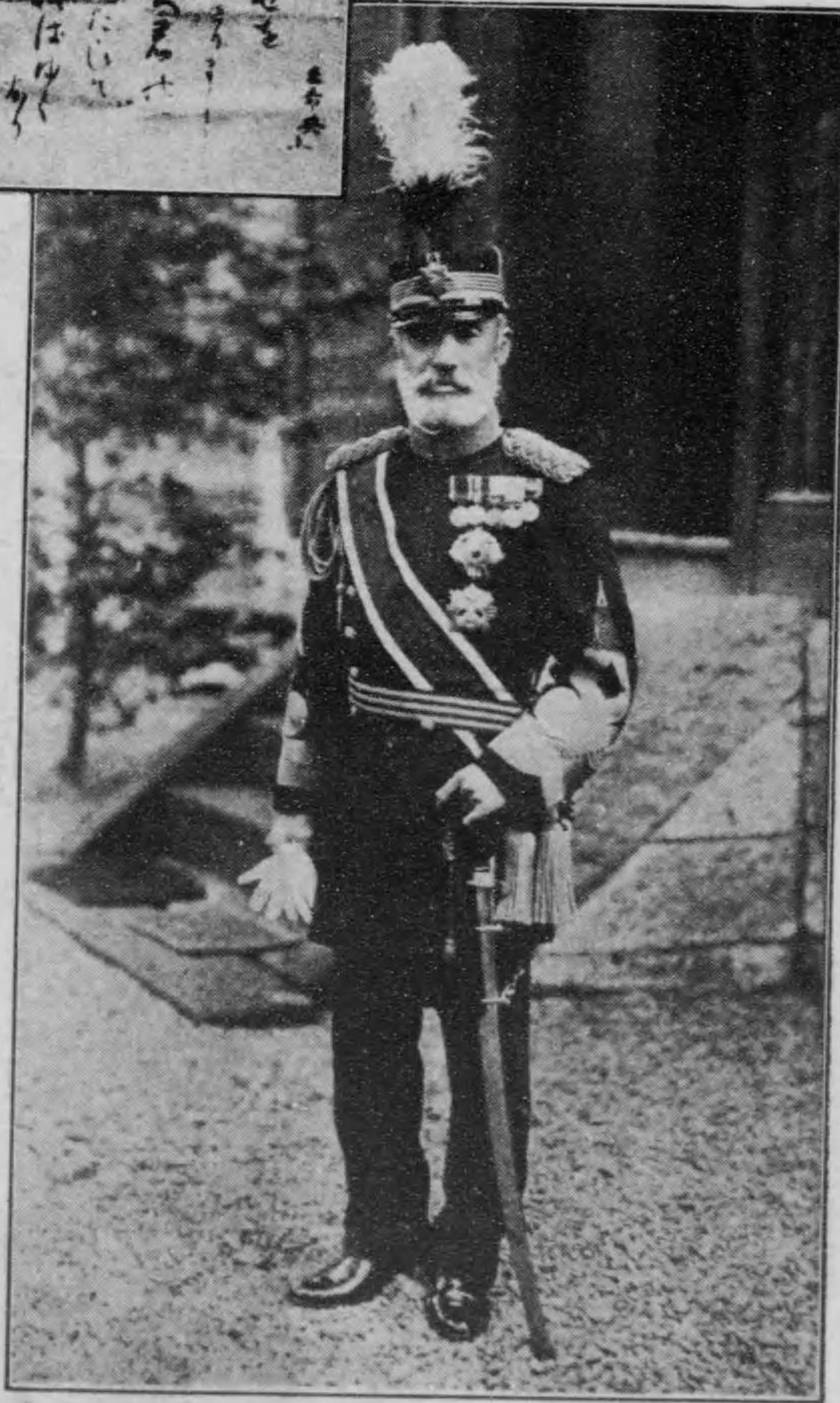


乃木將軍愛讀の書

大正
1.11.14.
内交

表紙説明

本書表紙上方にあるは山鹿家の定紋なり、下方にあるは故將軍の定紋にして、その遺物中、將軍常用の軍帽の裏に最と鮮かに記されある者を見て描寫せり。



うへに
み
新は
か

大正元年九月十三日撮影ノ乃木將軍ト其ノ辭世

山鹿素行先生ノ畫像ニ乃木將軍ノ贊

先生自贊

夙興夜寐事父母誨子弟睦親族養僕從
接賓客貴志士矜無能行有餘力則學文
各我所志而其實不厚只在名聞故所其
為不致盡其極是我尤所可着力自者也

戊申仲秋

乃木希典謹言



乃木將軍當時ノ東宮殿下ニ献上シタル書本ノ奥書

原本松浦伯爵家之藏書也

明治己酉五月於學習院總寮部

源希典謹寫

馬

戲 墨



武士付玉と黄ひきとたにかせむ
い乃ちにかへて名こらをもけし

七言

吟 詠

緒言

本書卷頭に掲ぐる士規七則は、故乃木將軍の護持銘にして、將軍幼時自ら之を紙に淨書し、常に襯衣の裏に秘め置かれたるもの也。又卷中收むる所の三書は、孰れも將軍愛讀書中の秘書にして、將軍嘗て自ら資を投じて印行し、知友の間に頒たれしもの、洵に武士道の經典、

緒言

精神修養の好資料たり。今廣く世人の閲讀に供せんが爲め、句點を施し假名を附し、以て此に刊行することとせり。讀者幸に將軍の高風に浴すると共に、大に其の赤誠に感奮する所あれ。

故將軍三十日祭の夜

編者識

目次

三	二	一	卷頭
卷	卷	卷	乃木將軍護持銘
乃木將軍題辭	山鹿素行先生著	山鹿素行先生著	士規七則
矢野玄道翁著	吉田松陰先生講演	武教小學	
加藤清正公逸事	武教講錄		

卷頭

乃木將軍護持銘

士規七則

士規七則

披繙册子。嘉言如林。躍躍迫人。顧人不讀。卽讀不行。苟讀而行之。則雖千萬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我言諸今。亦詎傷焉。作士規七則。

一。凡生爲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一。凡生^{ソッル}

皇國^{ニシク}宜^ル知^ル吾所以尊^キ於^ニ宇內^{ニシ}蓋^シ

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大夫世襲^シ祿位。人君養^ヒ民。以^テ續^ク祖業。臣民忠^ニ君。以^テ繼^グ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ガ爲^ス然^リ。

一。士道莫^シ大^{ナル}於^ハ義^{ヨリ}。義因^リ勇^{ハレ}行^ハ。勇因^リ義^ニ長^ズ。

一。士行以^テ質實不^レ欺爲^レ要。以^テ巧詐文過爲^レ恥。光明正大。皆由^リ是出^ツ。

一。人不^レ通^ゼ古今。不^レ師^ニ聖賢。則鄙夫耳。讀^ミ書尙^フ友。君子之事。

一。成^レ德達^ス材。師恩友益。居^ル多^キ焉。故君子慎^ム交遊。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レ可^レ拔者。舍^レ是無^レ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爲^ニ二端^ト。曰立^ク志以爲^ニ萬事之源^ト。撰^レ交以輔^ケ仁義之行。讀^ミ書以稽^メ聖賢之訓。士苟有^レ得^ル於此。亦可以爲^ニ成人^ト矣。

第一卷

山鹿素行先生著

武
教
小
學

武教小學序

大農大工大商爲天下之三寶、士無農工商之業、而所以爲三民之長者無他、能修身正心、而治國平天下也、然世遠人亡、鄉無善俗、世乏誠教、故或短衣蓬頭、而以怒臂按劍爲俗、或深衣非服、而以記誦詩章爲教、其過不及、甚可歎息乎、有宋晦菴述作小學、而人生自八歲、迄十四歲、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親友

之倫、且以嘉言善行爲終篇、其功偉哉盛哉、然俗殊時變、倭俗之士、所用尤泥着、則居闔國而慕異域之俗、或學禮義用異風、或爲祭禮用異樣、皆是不究理之誤也、學者爲格物致知、而非爲效異國之俗也、況爲士之道、其俗殆足用異俗乎、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之事者、誠先聖之實也、山鹿先生武教之垂戒、其教甚明也、於先生之門、欲學士之道者、必以此教爲戒、其志何放逸乎、生知之質、上品之士、外樣何足習

乎、然俗殘教弛、則自陷溺異端者、人心之危也、士食君之祿、爲民之長、而其形其行、其知不正、則天之賊民也、尤可汗辱之至也、此一篇輯錄而爲梓鏡者、殆非先生之志、門弟子等竊蒐集扁題、而號武教小學、士之浮靡蒙童、敬受此教者、爲志士仁人之一助乎、翫味而勿忽矣、明曆丙申八月、門弟子等謹序題、

武教小學目錄

- 夙起夜寐
- 燕居
- 言語應對
- 行住坐臥
- 衣食居
- 財寶器物

第一卷目錄

- 飲 食 色 欲
- 放 鷹 狩 獵
- 與 受
- 子 孫 教 戒

武教小學

夙起夜寐

凡爲士之法、先夙起而盥漱櫛、正衣服、佩用具、(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用具者、腰刀、扇、火打袋之類也)能養平日之氣、(出孟子)而體認君父之恩情、思量今日之家業、可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後示家

事、謁賓客、事君則速出仕、事父母、則行察其安否矣、
出而事、則謀不出其位、侍長者、則敬如父母、能謙退而
不爭、(右事君事父母序長幼之說也、皆明倫之事也、)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曾子言也、朱子曰、講學以會友、
則道益明也、云云、)有益友則問事、(孔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損也、)能信而不僞、常思士之正義而不可懈、是
全交之道也、(以上言明朋友之交也、曲禮曰、君子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凡仕官之途、朝出先人、
夕退後人、歸宅之後、先謁父母、下氣怡色、(內則曰、下
氣怡色、問夜煖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云云、)着席而
問、留守之用所、(問家事也、)計急緩而行其事、閑則顧
今日之行事、暇則披書傳、而考士之正道、知義不義之
行、日既沒、則為夜戒、(禦火難、備不虞之戒也、更不可
間斷也、)入寢所、休氣寬體、而令安士卒之體、(凡家司
下人者、先主而起、後主而寐、其所休息暫時也、故夜寢

而令安也)

燕居

傳曰仕官之途至四十為強仕之年(內則曰三十也有室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註曰四十曰強)凡考子孫之量雖為弱冠(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使經官途矣(此章不拘書傳之言唯依其器可有遲速之義也)士雖仕君閑暇多(其職役之有閑暇也)或不幸而未仕君或父母早沒及遠離而不得朝

夕之勤仕燕居休暇之日多則其志怠而不慎家業殆類禽獸矣(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大學曰小人閑居而為不善無所不至云云故於閑居之士不可無教戒先夙起而盥漱櫛(體認之事如前章)出座謁諸士對賓客於庭前見馬及乘馬(御者六藝之一而馬者士之足也)不知御馬之法則無達軍戰之用故古人重之師嘗曰相馬之法好不以道唯好喜人之目而不知士之用法尤可慎也

速食、(辰上刻、爲朝飯之時也)盥漱、而後或劔術、或弓射之禮、或鐵炮、或鎗、皆矯骨節、正進退之法也、故到師許、又招請師、而更不可懈、久怠、則手足不自由、骨節不相應、而身不輕、體不馴、而士之業必闕、猶暇則披書、而論武義、講兵法、閱士器、(士器者、士之可用之雜器也、師嘗曰、兵器之用雖完備、收藏而常不試、則雖置其職司、必怠、而久則腐朽、或外好而內蠹、或損多而用不足、故武將之古、座席賓客之用、粧飾之、皆以武器、而不以翫器、是

爲尋其用於先覺、問其利於師友、而或捨或用、而盡其實也、士之志如斯、則其氣專而不之他、放僻邪侈之意、無所發、故孟子曰、人無恒產、則無恒心、(產者、產業也、四民各、有恒之產業、若失產業、則恒心放逸、而放僻邪侈之心滿溢也、)

言語應對

言語應對者、志之所適也、戲言出於思、是也、凡士之言語不正、則其行必猾也、柔弱之言、鄙劣之語、尤可慎、(人必

有_リ生產土地之音聲、然_レ或好發_ニ懦弱之言_ヲ、則行必類_ス此_ニ、又爲_ス鄙劣凡下之語、非_ス上品之士_ニ、謂_フ不學_ニ文之費_ト、戰法軍旅武器馬具之用語、各_、有_リ品、賓客葬祭之語、宗廟朝廷之言、各_、有_リ則、言語輕出、應對不當_レ節_ニ、則威儀不正_、必招_ス禍之媒也、(小學曰、無用之辨、不慮之察、棄而不_レ治_、士之可_ニ恒語_ル者、義不義之論、古戰場之事、古今勇義之行、時代武義之盛衰、皆議論而可_レ戒_ニ今日之非_、或嘲_ニ他之非_、或謗_ニ時之政_、或語_ニ遊興之樂_、或言_ニ男女之色_、則心必流

蕩而行必陷溺、人心甚好_レ之_、故非禮勿_レ言_、

行住坐臥

行則不_レ徑、(子游曰、澹臺滅明行不由_レ徑、朱子曰、徑者、路之小_ニ而捷_ク者也、動必以_レ正而無_レ見_、小欲_レ速之意、揚氏曰、後世有_ニ不由_レ徑者_、人必以爲_レ迂_、不_レ孔子之徒_、其孰能知而取_レ之_、不_レ礙_ニ傍人_、不_レ爲_ニ非禮_、不_レ出_ニ過言_、自_レ出_ニ門如見_レ敵_、(道路者、貴賤往來之徑也、有_ニ辭讓之禮_、則無_ニ喧嘩之事_、若誤而下人礙_ニ他_、乘馬汚_ニ人_、則速述_ニ我誤錯之事_、卑

言而敬之禮之則他何爭論乎、怠則必忘禮故、自出門如見敵、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是表敬恭之切也、吳子曰、備者、自出門如見敵、是無不備之謂也、出外則可忘內、(已上言行法也)往則如前法、(出前章)坐則正威儀、佩用具、常不忘不虞之戒、(已上言坐法也)臥則不尸、(論語曰、寢不尸、朱子曰、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傍不離利器、嚴夜戒、(出前章)皆先人而可為其勞、(已上言臥法也)凡為士之道、行往及坐臥、暫放心、則必臨

變而失常、一生之格勤、於一事可闕滅、變之至也、不可知、則豈可怠哉、禮記曰、(出冠義篇)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衣食居

恥惡衣惡食、求居安、則非志士、(論語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與足議也、又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衣食及居各有分、三者出其位、則度量相違、而費

多財竭而不克，成武備三者不及，則志必在吝嗇，而又不正，能守其節，是士之用法也。凡士之衣服有分，唯以稱武備為用，長短縫裁皆有則，食者以麤糲為用，唯欲與士卒同滋味而已。三略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二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然氣質病多，脾胃不調和之士，又可有養身全生，而守死於全道之量。言七十者，可以食肉，是年

老而非肉不飽也。人生氣之所稟，有厚薄，雖為年若其脾胃同七十之人，則麤糲之食不足用。室宅必以輕薄為用，無費蔽之飾，居安室美，則志在思家，是非志士之意。家宅之廣狹用所，尤可守武式。傳曰：帝堯之王天下之時，錦繡文綺不衣，宮垣屋宅不堊，藁桷椽楹不剉，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云云。

財寶器物

夫財寶者、給乏者、救貧者、省不給、招賢者、聚士之禮用也、器物者、爲令足今日之用也、爲士之道、委身於主君、守死於全道、是古人之格言也、若吝財寶、翫器物、則武義自闕如、臨大節而殆不可忘家、思家之切、奔義而遁死、受謗於指頭、及汚於父祖、人面獸心之事、何樂有之乎、金銀財器有餘之輩、或失國滅家、易身積財之士、古今不可枚舉、豈可忽如乎、

師嘗曰、天下之財寶者、天下之財寶、而非一人之財寶、能交易利潤、而通用萬物、故是曰財寶、有財之人、皆言厭費、不知費、金玉盈堂、財器在府、而不知施用、則天下之財滯一所、而不爲天下之用、費蔽何事如之乎、人好財、則大概吝嗇之、故聖人以金玉不爲財、不貴難得之財、況藏土器畫軸銅鐵之器、而財之、以千金易之、其惑甚乎、

飲食色欲

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也、飲食者、爲養身體、行體節也、色欲者、爲嗣子孫、止情欲也、人皆有自然之節、士者爲三民之長、家業彌重、所職任甚厚、豈可不慎乎、飲食過量、則生病起爭、(言飲酒之節過、則失禮起爭之基也)不然、則睡眠至、骨體重、而事々怠多、則家業忽、而所職之事凝滯、其費尤大也、色欲淫、則內議多、而用事有私、精氣漏滲、則謀事不成、甚可畏之至也、任重而道遠、故以此爲大戒、(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云云、

放鷹狩獵

放鷹狩獵者、古之制也、鳥獸之荒田園、尤可殺生之、爲士之道、知險阨、遠近山川之形、計風俗、街歌巷說之品、(街歌者、路街之童穉所歌謠也、巷說者、於路巷所風說、皆時代之政務、略所發見也)自入水澤山林、用矢玉劍戟、輕四支、習骨節、考士卒之材、閱兵士之用、必士之所可勤也、然用有時、(知農作之時、知寒暑之苦)致有節苟

失_レ時_ヲ忘_ル節_ヲ則_チ荒_シ田園_ヲ費_ス民力_ヲ豈_カ如_ク鳥獸_ノ之禍_乎士之
所_レ爲_ス雖_モ戲遊_ト皆有_リ據_ヲ而不_レ計_ス其本末_ヲ則_チ常_ニ荒暴_{ナル}而已_ト

與受

凡_ソ施受_ノ之道_ハ君臣_ノ上下_ノ之義_ヲ朋友_ノ相接_{スル}之禮_ヲ士之所_レ可_キ慎_ム
守_ル也_ト法_曰軍無_レ財_ト士不_レ來_ラ軍無_レ賞_ト士不_レ行_カ香餌_ノ之下_ト
有_リ懸魚_ノ重賞_ノ之下_ト必有_リ死夫_ト又_曰魚食_ル其餌_ヲ乃_チ牽_ル於_レ緝_ニ
人食_ル其祿_ヲ乃_チ服_ス其君_ニ以_テ祿_ヲ取_ル人_ト皆是_古之制_也雖_モ有_ニ
財祿_ト不_レ與_セ施_セ則_チ無_ク士卒_ノ之來_{スル}服_ス唯_ハ匹夫_ノ獨身_也與_セ施_セ超_ス

分_テ則_チ財竭_キ祿乏_{シク}而武備_又何_ソ整_ハ乎_ト故_ニ計_リ出納_ヲ考_ヘ度量_ヲ而_{シテ}
或_ハ施_ハ或_ハ與_ハ是_レ爲_ル士之法_也(凡_ソ計_リ納_ヲ而制_シ出_ヲ考_ヘ度_ヲ而知_ラ量_ヲ
則_チ無_ク過_ケ不及_之謬_論語_曰出納_ノ之吝_ヲ謂_フ之有_司云_云於_ニ
出納_ノ之際_ニ不_レ知_ラ其當_ヲ故_不及_曰吝過_曰奢_也)與_セ施_セ不_レ
於_テ道義_ニ則_チ義士_不來_ラ傳_曰使_シ義士_不可_レ以_テ財_ヲ爾來_之
食_乞食_之者_不受_之豈_可不_レ慎_乎受_之道_有義_則不_レ
依_テ物_ノ之輕重_ニ受_之之可_也(天下_者重器_也堯_授之_舜舜_授之_禹而_不辭_讓爾汝_之言_至少_也人_能不_レ受_之孟子

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朱子曰、爾汝、人所輕賤之稱、闕一義一道、則雖千鍾之祿、天下之重、不可受矣、凡仕官之士、俸祿之外、欲受施與者、超分過量之輩、欲為敖金乎、（施子曰、小民之家、無故而得百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不過數金、其所得者微、而所用者狹、無故而得百金、則驕其志、而喪其所守、雖得之必失、云云、敖金者、非家用之財、而為敖之金也、）不然、吝嗇積財之俗、欲為盈堂

乎、兩失當然之理也、施與受者、士之專可慎也、或曰、士與吝嗇而積財、寧施之有餘、

子孫教戒

子孫之恩情者、天道之自然、血脈相續之所成也、人倫之厚、何事及之乎、我身既沒、而嗣子放僻、則家絕身滅、何以恩愛之甚、不垂教戒之事哉、士者、以大丈夫為勇、於愛惠之切、以信勇不戒之、則非志士仁人、（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凡幼穉之間、氣之所稟唯天然、而心知未有所主、其習日長月益、善惡之所機、甚可慎、張橫渠曰、今世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又曰、子愛而不教曰驕子、士之教戒子孫、使正其知、勇其機、信其事、(曲禮曰、幼子常視勿誑、立必正方、不傾聽、云云) 故於知之發、考邪正、戒邪揚正、養勇而不使恐威之、雖小事不以詐僞、戲遊必以弓矢竹馬之禮、言語皆以武義禮讓之節、使其精氣全、情欲寡、教以文學、(論語曰、好仁不好學、其

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則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云云、凡幼穉精氣全備之節、先以學令覺先聖之格言、是古之法也、(然或陷記誦、或翫詞章、則忘倭俗而欲漢樣、(婚冠喪祭、衣服言語必欲模漢俗、是泥着之所致也) 明道曰、凡百翫好、皆奮志至於書札、一向好着、亦自喪志、云云、人有氣稟之異、故考其輕重清濁、令習馴、言語已通、則選師考友、勿令到人品

之下、(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師弟之相接、尤可敬恭、兵書武册、不可置汚席、盥漱而披之、貴師如父兄、(父兄者、天然之序也、師導我令、到道義、知五倫之明、其恩情至厚也、豈可忽如乎、我為士而輕武書武事者、非志士也) 凡女子之教戒、甚以可慎、其法多以懦弱為教、大誤也、為士之妻室者、士常在朝而不知

內、故代夫而戒家業、豈以懦弱乎、夫男不知內、女不言外、為宮室辨、內外、(內則曰、禮始於夫婦、為宮室辨、內外云云) 男女不同、(樵、不致懸於夫之樵、能舅姑之道、皆內則之言也、橫者曰、樵、直者曰、樵、懸衣者也) 漢唐之間、守義死節之女、(出列女傳及小學善行篇、漢唐已前之風俗、不及論也) 闔國武將之妻室、以盛衰不改節、以存亡不易心、或當賊、或死敵、如斯之禮節、如此之立操、豈以懦弱之教乎、蓋女者主陰、其體柔、其心

順也、是自然之生質也、故以柔順爲用、(柔者、柔和也、順者、順從也、不爭不妬、不怒不貪、是柔順之用也、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云云) 以能果斷爲制、(果敢決斷也、而懦弱則泥着而不明) 戲遊言語、必不可淫佚之事、教以義之正道、示以武之本意、則夫婦之道正、而人倫之大道明矣、(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之大綱也、朱子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云云)

師嘗曰、近世之俗、教女子之學、皆以源氏伊勢物語

等之俗書、甚可歎息乎、此等之書、以淫佚之事爲樂、以悠艷之事爲專、或書女子之通別夫、或記人情之所及、筆力甚柔、而尤爲女子之書、然以此書爲垂戒之女子、今焉有乎、所筆削之者、亦淫佚之女也、必不可令翫味也、

武教小學

武教小學終

第二卷

山鹿素行先生著
吉田松陰先生講演

武教講錄

武教小學

武教小學終

第二卷

山鹿素行先生著
吉田松陰先生講演

武教講錄

余家學ヲ襲シ幼ヨリ山鹿先師ノ書ヲ讀ミテ今日ニ至ル、然レトモ材力薄弱、思慮膚淺、能ク其ノ精義ヲ發明スルコト能ハス、頃ロ親戚子弟ノ請ヒニ應シ武教全書ヲ把リテ略講一過ス、其ノ間自ラ戒メ又子弟ニ繕繕スル所以ノモノト、兵勢事務的切緊要ノ論トハ、他日放失アランコトヲ慮リ皆存録シテ考索ニ備ヘ、且後來發明ノ基トナサント欲スルナリ、其ノ一ヲ舉ケテ百ヲ廢スル如キハ、是レ固ヨリ全キヲ要スルノ書ニ非サレハ敢テ他人ノ笑罵ヲ辭セサル所也

開講主意

安政三年丙辰八月二十二日ト云フ日ヲト定シテ諸君ヲ會シ、山鹿先師

ノ武教全書ヲ開講スルコト何タル主意ナルソ、各、能ク考へ給へ、吾レモ人モ貴キ皇國ニ生レ、特ニ吾々ハ武門武士タル上ハ其ノ職分ナル武道ヲ勤メ皇國ノ大恩ニ報ユヘキハ論ニモ及ハヌコトナリ、然レトモ誰人モ職分ト國恩ヲ知ラヌ者ハナケレトモ、勤ムル者ト報ユル者トハ古今ニ互リテ甚ダ稀也、其ノ故由ヲ考フルニ、勤ムルモ報ユルモ左迄六ヶ敷事ニハ非ス、唯道ヲ知ルト知ラヌトナリ、果シテ能ク道ヲ知ラハ誰カ勤メサランヤ、誰カ報イサランヤ、サレハ道ヲ知ラントナラハ能々先師ノ教誡ヲ服膺シ給へ、書物モ古今ニ多キモノナルニ、何故余カ殊更ニ先師ノ書ヲ信仰スルカナレハ、吾カ先師ノ教ハ此ノ書ヲ見レハ具サニ知ラルルコトナレトモ其ノ一端ヲ云ハ、先師曾テ北條安

房守ノ宅ニ召出サレ、赤穂謫居ノ命ヲ承ケラレタル時ノ事ヲ見テモ、先師平日ノ覺悟筋ヲ知ルヘシ、又赤穂ノ遺臣亡君ノ仇ヲ復シタル始末ノ處置ヲ見テモ、大石良雄カ先師ニ學ヒ得タル所ヲ知ルヘシ、國恩ノ事ニ至リテハ、先師滿世ノ俗儒外國ヲ貴ミ我邦ヲ賤ム中ニ生レ、獨リ卓然トシテ異說ヲ排シ、上古神聖ノ道ヲ窮メ中朝事實ヲ選ハレタル深意ヲ考ヘテ知ルヘシ、此ノ二事ハ先日諸君ト先師ノ配所殘筆ヲ會讀シタルトキ、口舌ノ焦爛スル丈繰リ返シ卷キ返シ説キ續ケタルコトナレハ、諸君固ヨリ已ニ胸中ニ存シ居ラルヘシ、余ハ罪囚ノ餘ニテ他人ニ接スヘキ身ニ非サレトモ、其ノ獨リ自ラ志ス所ハ、皇國ノ大恩ニ報イ武門武士ノ職分ヲ勤ムルニアリ、此ノ志ハ死スト雖吾レ敢テ變セス、

今諸君親戚ノ縁故ヲ以テ惠然トシテ來會ス、吾レ願クハ闔族相謀リ志ヲ勵マシ、先師ノ行實ニ負クコトナカラシムコトヲ、昔先師斯道ヲ以テ己ノ任トシ、世ノ是非毀譽ヲ顧ミス、其ノ極赤穂ニ謫居セラルルニ至リテ已ム、然レハ吾輩寧ロ志ヲ斯道ヲ衛ルニ勵マササルヘケンヤ、是レ今日開講第一ノ主意ナリ、諸君能々思慮シ給ヘ

武教小學序

此ノ序ノ大主意ヲ能々吞ミ込ミ給ヘ、是レニテ士道モ國體モ其ノ梗概ヲ得ヘシ、先ツ士道ト云フハ、無禮無法粗暴狂悖ノ偏武ニテモ濟マス、記誦詞章浮華文柔ノ偏文ニテモ濟マス、眞武眞文ヲ學ヒ身ヲ修メ心ヲ正クシテ國ヲ治メ天下ヲ平ニスルコト是レ士道也、國體ト云フハ神州ハ神州ノ體アリ異國ハ異國ノ體アリ異國ノ書ヲ讀メハ兎角異國ノ事ノミヲ善シト思ヒ我國ヲハ却テ賤ミテ異國ヲ羨ム様ニ成リ行クコト學者ノ通患ニテ、是レ神州ノ體ハ異國ノ體ト異ナル譯ヲ知ラヌ故也、故ニ晦菴ノ小學ニテ前ニ云ヘル士道ハ大抵知レタレトモ、是レハ唐人ノ作リタル書ユエ、

國體ヲ辨セスシテ遽ニ讀ムトキハ同シク異國ヲ羨ミ、我カ國體ヲ失フ様ニ成リ行クコトヲ免カレサルヲ先師深ク慮リ給フ、是レ武教小學ヲ作レル所以也、是レヲ以テ國體ヲ考フヘシ、扱其ノ士道國體ハ甚切要ノ事ナレハ、幼年ノ時ヨリ心掛ケサセ工夫サスヘキコト、是レ小學ノ本意ニテ、詰マリ志士仁人トナル様ニトノ教誡ナリ、是レ此ノ序ノ大意、即此ノ書ノ大意也。

士無^{ハシ}農工商之業、而爲^{シテ}三民之長ト云フ所ニ深ク工夫ヲ凝シ給ヘ、此ノ意味孟子ニモ論シテアリ、盡心上篇ニ云ク、公孫丑曰、詩曰、不^ニ素餐^セ兮、君子之不^{シテ}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ニ是國^ニ也、其君用^フ之、安富尊榮、其子弟從^ヘ之、則孝弟忠信、不^ニ素餐^セ兮、孰大^ニ於是、又云ク王子墊問曰、

士何事、孟子曰、尙^フ志、曰何謂^レ尙^フ志、曰、仁義而已矣ト、余曾テ講孟荀記中ニ於テ略、是レヲ辯シタリ、又士ハ主將士ヘ係ルコトナルカ、平士ヲ以テ治國平天下ヲ任スルコト過僭ノ様ニ聞ユレトモ、論語ニモ友^ニ子兄弟^ニ施^ス於有^ル政、是亦爲^レ政ト云フコトアレハ、一家ト國天下ト原是レ一串ノ事也、且大學ノ書ハ古ノ大學ニテ大夫元士ノ適子、凡民ノ俊秀迄ヲ教フル所ナレトモ、其ノ教亦治國平天下ニ及ヘリ、是レヲ以テ知ル、僅ニ士トナリテ農工商ノ間ヲ離レハ、直ニ治國平天下迄ヘ心ヲ配リ、世ノ治安、政ノ和平ヲ輔佐シ奉ルノ誠心ナクテハ叶ハヌコトナルヲ、抑、二尊ノ萬物ヲ生出シ給ヒシ時、天下ノ主タル天照皇大神ヲ生ミ給フ、夫レヨリ數千萬年ヲ經テモ皇大神ノ子子孫孫繩々綿々トシテ天壤ト窮リナク、天

下ノ主トシテ萬物ヲ統治シ給フ、而シテ萬物中ニテ最靈ナルハ人民ニ如クハナシ、人民ハ靈物ナレハ衣食ヲ生スルアリ、宮室器皿ヲ造作スルアリ、此ノ二物ヲ有無交易シテ融通セシムルアリ、是レ皆各其ノ職アリテ互ニ利シ互ニ益シテ世ヲ涉ル者也、士タル者ハ三民ノ業ナクシテ三民ノ上ニ立チ、人君ノ下ニ居リ、君意ヲ奉シテ民ノ爲ニ災害禍亂ヲ防キ、財成輔相ヲナスヲ以テ職トセリ、而ルニ今ノ士タル者、民ノ膏血ヲ朘リ君ノ俸祿ヲ攘ミ此ノ理ヲ思ハサルハ、實ニ天ノ賊民ト謂フヘシ、此ノ處人自ラ考ヘ三民ノ長タルニ負カヌ如ク覺悟シ給ヘ、先考龍門先生、賴杏坪ノ食祿箴ノ後ニ題シ給フ中ニ云リ、君者國之幹、民者國之本、臣立於君民之間、使君仁民勤業、而美則歸之于君與民、而收刺於己、朝典因

此不亂、治教因_レ此日明、是人臣之所_ニ以奉_レ上也ト、寅ヤ不敏ナリト雖、遠クハ先師ノ教ヲ思ヒ、近クハ先考ノ訓ヲ仰ク、而シテ賊民トナルニ安セシヤ

學者、爲_ニ格物致知_一、而非_レ爲_ニ效_ニ異國之俗_一也ト云フ處亦最思フヘシ、格物致知ハ大學ニ見ユ、其ノ詳說ノ如キハ山鹿語類卷二十三聖學一ニ具ス、就キテ見ルヘシ、又上文ニ究理ト云ヘルモ此ノ事也、漢士ニテ外國ヲ抑ヘテ其ノ國ヲ尊ミ、自ラ中國ト尊フヲ見テハ、内ヲ尊ミテ外ヲ賤ムノ理ヲ悟リ、我邦ノ中朝ト尊ムヘキヲ知り、漢士ニテ先王ヲ尊ミ、宗廟社稷ヲ重スルヲ見テハ本ニ報イ祖ヲ敬スル理ヲ悟リ、我カ天七地五ヨリ代々ノ聖帝ヲ尊フヘキヲ知ル類、是レ究理ノ學也、若シ乃漢籍ヲ讀ミ、漢士

ヲ羨ミテ我國ヲ遺レ、漢土ノ先王ヲ尊ミテ我國ノ神聖ヲ疎カニ心得ル類、是レ皆不究理ノ弊ナリ、何事ニ依ラス形跡ニ拘泥セスシテ神理ヲ會得スルコト緊要ニテ、禮義作法ニ於テ最其ノ理ヲ思フヘシ、禮義作法ハ總テ君臣ノ義、父子ノ親、夫婦ノ別、長幼ノ序、朋友ノ信ニ落着スルコトナルニ、其ノ所ニハ反テ心附カスシテ、威儀容止ノ節、宮室衣服ノ制等ノ瑣事ニ拘ハルコト、是レ大ニ誤ナリ、且西蕃船砲ノ術ノ如キ、原皆是レヲ以テ國益ヲ開キ寇害ヲ防ク器械ナレハ其ノ理茲ニアリ、其ノ理ヲ知ラスシテ是レヲ學フ者ハ、夷狄ノ陋俗ヲ羨ミテ我カ國體ヲ忘ル、ニ至ル、其ノ理ヲ知ラスシテ是レヲ惡ム者ハ、是レヲ以テ妖教邪術ニ比スルニ至ル、是レ皆一偏ノ見ニシテ並ニ非ナリ、神州ノ大體ヲ存シ萬國ノ器械ヲ採用

スルト、漢土聖賢ノ書ヲ講究シテ我國忠孝ノ行ヲ資クルト、事ノ大小ハ異ナレトモ畢竟同様究理ノ學ナリ、又爲ニ祭禮ニ用ニ異様ノ一事ノ如キ、寛文丙午、先師居ニ父喪、追ニ戒子弟中ニ云フ、汝曹可レ戒、不可レ信ニ浮屠、浮屠輕易而專ニ莊嚴、悉乖ニ聖人之禮ニ云々、然世俗皆從レ之、不レ然乃有レ嫌ニ公門ニ故大抵多從ニ浮屠之說ニ可也トアリ、是等ヲ以テ先師ノ斟酌精密ナルヲ知ルヘシ、是レ究理ノ一端ト爲スヘシ

武教小學

夙起夜寐

夙起夜寐ニキハニスヲ以テ一篇ノ標題トス、知ルヘシ、此ノ篇武士一日中ノ教戒洩ス所ナク、且下諸篇ノ綱領タルコトヲ、而シテ其ノ著實切要復々辯ヲ費サス、只句々是レヲ身ニ行ヒテ己カ徳ヲ成スヘシ、養ヲ平日之氣ヲハ、委シク孟子告子上篇ニ見エタル通りニシテ、即所ヲ謂浩然之氣ヲ養フノ工夫ナリ、凡人ハ浩然ノ氣ナケレハ才モ智モ用ニ立ツモノニ非ス、此ノ氣ハ血氣客氣ニ非ス、人ノ本心ヨリ靄然トシテ湧出シ、如何ナル大敵猛勢ニモ懼レズ、小敵弱勢ヲモ侮ラス、如何ナル至艱大難ヲモ恐怖セス、宴安逸樂ニ

モ解體セス、確乎トシテ守ル所アリ、奮然トシテ勵ム所アルノ氣是レ也、浩然ノ氣ヲ養フハ平旦ノ氣ヲ養フヨリ始マル、夙起盥漱櫛、正衣服、佩用具、皆平旦ノ氣ヲ養フノ方法ナリ、體認君父之恩情、思量今日之家業、觀ニ孝之終始ニ至リテハ最養氣ノ根本タリ、其ノ下ニ云フ所ノ家事、賓客、事君、事父、侍長、會友、顧行、披書、爲ニ夜戒ニ至ル迄、終日ノ事一トシテ養氣ニ非サルハナシ、入ニ寢所ニ休レ氣寬レ體ニ至リテハ、又明日ノ氣ヲ豫メ今夜ヨリ養フ所以ナリ、此ノ工夫ヲ積ミテ終始少シモ厭改ナクンハ浩然ノ氣果シテ及ヒ難カラス

體認君父之恩情ハ、是レ忠孝ノ本ナリ、思量今日之家業ハ、是レ武道ノ本ナリ、先師人ヲ教フル、忠孝武ノ三道鼎立ヲ以テ示セリ、然レトモ

忠孝ハ即武也、武ハ即忠孝也、忠孝ヲ心ニ存シテ體トシ、武ヲ以テ行ニ發シ用トスト云フテ可ナリ、武ハ所謂戈止ノ武ニシテ文武ノ統名也、彼ノ偏武ノ謂ヒニ非ス、又腐儒ノ知ル所ニ非ス、武ノ眞理ハ武教全書ノ首ニ於テ委シク考フヘシ

此ノ篇士之正義ト云ヒ、義不義之行ト云フ、其他諸篇毎々義ヲ擧ケテ教トス、先師武士ニ施サルル的劑、全ク義ノ一字ニアルコト也、武士ハ武勇ヲ以テ主トスルコトナレトモ、勇ノ弊ハ或ハ暴戾ニ陥ルコトアリ、是レヲ濟フハ義ニ如クコトナシ、武士ハ甚仁柔ヲ忌ム、柔ハ惡徳ト云フニハ非サレトモ、柔ノ弊ハ毎ニ懦緩事ニ及ハス、怠惰ニ陷溺スルモノナリ、是レヲ振フハ義ニ如クコトナシ、此ノ義ハ事ノ宜シキニ合フテ、而モ果

斷裁制ヲ以テ用ヲナスコトナレハ、暴戾怠惰ノ致スヘキニ非サルナリ、抑^{クニシテ}能信而不^{ラニウテ}僞常思^ニ士之正義^ヲ而不^ラ可^レ懈^ル、是全^レ交^ノ之道也ト云フモノ深ク其ノ意ヲ尋ヌヘシ、戰國ノ習トシテ武勇ノ弊動モスレハ粗暴兇戾ニ陥リ、瑣細ノ無禮答、詞答ナトヨリ喧嘩鬪爭ヲ生シ、人ヲ討チ果シ疵附ケスルコト多シ、其ノ風先師ノ時迄ハ專ラ世ニ流行セリ、是レ昇平委靡柔惰、無廉無耻ノ風ヨリハ遙ニ勝リタレトモ、大丈夫國ニ許ス所ノ堂々タル六尺ノ身ヲ以テ、區々私忿ノ爲ニ碎折スルハ誠ニ不忠ナルコト也、忠義ノ士是等ノ際ニ處スルハ、信ト正義ヲ以テスルノ外ハナシ、己ノ信ヲ以テ人ノ僞ヲ正シ、己ノ正義ヲ以テ人ノ不義ヲ正シ、夜白片時モ懈怠ナクンハ、粗暴兇戾ノ夫ト云フトモ心折意服スルノ暇アラサラントス、全交ノ道何

ソ是ニ加フルモノアラシヤ、然レトモ今余カ目中、復タ戰國粗暴兇戾ノ夫ヲ見ルコトナシ、世反テ信ト正義ヲ持スル者ヲ畏レ忌ミ、目シテ粗暴兇戾トスルニ至ラントス、世道ノ變實ニ嘆息ニ勝ヘサルコト也、此ノ篇ノ主意ハ士タル者、夙起ヨリ夜寐ニ至ル迄、片時モ空閒無事ニシテ居ラヌ様ニトノ教也、諸君年少、吾レ此ノ篇ニ就キテ一繩墨ヲ下シテ相共ニ茲ニ從事セン、閑則顧^{ナレバ}今日之行事^ヲ一語ヲ見ヨ、顧ミルト云フハ過キタル事ヲ回視スルコトナリ、過キタル事ヲ回視スルハ冊記ニ如クハナシ、願クハ今日ヨリ更始シ、各人一簿ヲ作り日々ノ行事ヲ詳録シ、會期ニ當リテ必携ヘテ席ニ上リ、各々相切劘スルノ一端トナサント欲ス、簿成ラハ表紙ニ身體髮膚受^クニ之父母^ニ不^ルニ敢毀傷^セ、孝之始也、立^テ身行^ヒ道^ヲ、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二語ヲ題シ其ノ下ニ己ノ姓名ヲ書シ、華押ニ粘スルニ鮮血ヲ以テシ、以テ信記トシ、日々是レニ對セハ、是レ亦可觀ノ教ニモ叶フヘシ、郷無善俗、世乏誠教、ハ先師ノ憂トスル所也、今余カ不徳不才何ソ違ニ教ノ誠否ヲ言フニ足ランヤ、然レトモ先師ノ誠教具サニ存シテ此ノ書ニアリ、諸君ト磨勵シテ是レニ從事セハ、闔族ヨリ及ホシテ一郷ノ俗ヲ善クスルニ足ラサランヤ、若シ果シテ松下邑ノ善俗ヲ成スコト能ハスンハ、先師ノ英靈寧ソ吾輩ヲ咎メ怒ラサランヤ、諸君以テ何如トスル

凡仕宦之途、朝出先人、夕退後人、此ノ一語、甚淺近ニ似タレトモ極メテ意義アリ、仕宦ノ人能ク是レヲ服膺セハ、亦守職ノ吏ト謂フヘシ、出入

入先後ノ事ハ姑ク一隅ヲ擧ケタルノミナリ、凡人ノ情、大抵因循苟且、難ヲ厭ヒ煩ヲ嫌フモノナリ、今一難事アリ、必人ニ先チテ是レヲ任シ、一煩事アリ、必人ニ後レテ是ヲ了ス、此ノ心ヲ持チテ諸事ニ當ラハ、職ヲ奉シ君ニ事フル敢テ人ニ後レンヤ、戰ニ臨ミテハ必人ニ先タチテ魁トナリ、戰敗レテハ必人ニ後レテ殿トナル、又何ソ古武士ニ愧ツルコトアラシヤ、家兄云ク己酉ノ歲明倫館再興、余初メテ微官ヲ得テ館中ノ吏タリ、因テ故ノ中谷翁ヲ見ル、翁時ニ益田玄蕃ニ屬シ再興ノ事務ヲ理ス、翁云ク俗吏多ク言フ當番缺クトモ非番詰メルナト、此ノ語ノ心ハ、兎角事ヲ處スレハ過誤モ出來ルモノナレハ、大抵ハ人ニ讓リテ己ハ事ヲ爲ササルカ如クシ、功名ヲ求メス過誤ヲ免ルヘシトノ意ナリ、然レトモ吾カ意獨リ以

テ然ラストス、當番ノ缺クヘカラサルハ固ヨリナリ、乃非番ト云フトモ亦敢テ自ラ暇逸セサルコソ、精勤トモ奉公トモ謂フヘシ、事ヲ爲サステ過誤ヲ免ルルハ、何ソ事ニ練レテ過誤ナキニ若カンヤト、余深ク以テ然リトス、是レヨリ官事ヲ處スル務メテ人後ニ落チサランコトヲ志スト、余モ亦明倫館再興ノ事ニ因テ始メテ翁ヲ知ル、書生多ク翁ノ大體ニ通セスシテ俗習多キヲ譏ル、然レトモ余翁ノ言論ヲ見ルニ、動モスレハ即古義ニ合フ、且其ノ事ヲ處シテ精勵ナルカ如キ、今世ノ吏余未タ其ノ比ヲ見ス、自ラ云フ、人ト期シテ未タ嘗テ人ニ後レス、大抵人ニ先タツコト半時許ナリ、官府ニ登ル亦未タ嘗テ人ニ後レス、壯歲以來夜臥未タ嘗テ二時ヲ過キス、即起キテ事ヲ處ス、事ナケレハ必一事ヲ假設シテ是レヲ思

フト、余辛亥ノ歲、東遊公駕ニ從ヒ翁ト同行ス、翁毎夜宿ニ着キテ多クハ官事ヲ理ス、事畢リ一睡シ、即起キテ裝ヲ束ネ坐睡スルノミ、翁常ニ云フ、武士タル者ハ人ノ爲ニ寢首ヲ搔カレテハ澄マヌコト也ト、是レヲ以テ熟寐ノ時ト云フトモ一呼必覺ム、蓋翁心性常々惺々、故ニ能ク斯ノ如シ、他ナシ是レヲ以テ官事ニ當ルノミ、然レトモ是レ獨リ官戒ノミニ非ス、武士道ノ鍊磨亦實ニ茲ニアリ

令^{ムル}安^ン士卒之體^ヲノ事、語類卷十二君道十二治談下、主僕之居相遠^シノ條下ニ論ス、云ク或人師ノ居所ニ下人ノ居所ヲ遠ク作レルコトヲ尋ヌ、師ノ曰ク、人必屈伸アリ、屈伸スルニ節ヲ失フトキハ、草臥レマシキ時ニ勞ルルモノ也、且下ヲ見ルコト、賢人聖人ヲ以テスヘカラス、故ニ主トシテ、臣ノ

晝夜トナク勤メンコトヲホメ、作法ノ正シキヲ守リ、慎マンコトヲ求ムルハ、君臣ノ情相背ク所以也、特ニ下トシテ上ニ狎ルルコトアレハ、其ノ法令ヲ輕シ、眞ノ時、恭敬ノ心薄シ、是レヲ以テ、予カ茅屋ノ間、膝ヲ容ルルニタレル所ニモ、下人ノ居所ヲ遠クシテ其ノ志ヲ寬ニス、而シテ教フヘキコト、戒ムヘキコトハ不レ怠シテ糾明ス、但彼レ閑居シテ不善ヲナサンニハ、遠キニ利アルヘケレハ、不善ヲナスヘキ節ヲ計リテ、度々改メ糾明スルナリト、先師ノ事々心ヲ用フルノ親切斯ノ如シ、後學宜シク此ノ意ヲ奉承スヘシ

燕居

小學ノ書、首篇ヲ綱トス、以下八篇大抵其ノ目ナリ、而シテ此ノ篇、特

ニ首篇中ヨリ燕居ノ士ヲ拔出シテ詳ニ是レヲ論ス、八篇中ニ在リテハ又其ノ要タリ、凡武士一日ノ事、諸士ニ謁シ賓客ニ對スルノ外、武藝ヲ習ヒ武義ヲ論シ武器ヲ閱スルノ三事ニ過キス、武士誠ニ此ノ三事ヲ以テ日々ノ常職トセハ、武士タラサラント欲スト雖得ヘカラス、其ノ才不才智不智ニ至リテハ強イテ論スルニ足ラス、抑、余仰キテ今公ノ政教ヲ察スルニ、一號一令悉ク此ノ三事ニ非サルハナシ、就レ中學政更張、武備修理ノ舉ニ至リテハ、其ノ旨最昭々ニシテ、闔藩ノ士孰カ是レヲ知ラサラン、然ルニ尙或ハ閑居ノ士アリテ、往々不善ヲ爲シ政教ヲ害シ罪戾ニ陥ル者アリ、實ニ慙懼ニ堪ヘサル事共ナリ、是レ人々自ラ省察悛改セスンハ、明君ニ負クモ亦甚シカラスヤ、三事中武藝ヲ習フハ、技藝ヲ巧ニシテ名

譽ヲ求ムルニ非ス、手足ヲ自由ニシ、骨節ヲ便利ニシ、身輕ク體馴レテ、只今ニテモ戰場ニ臨ミ、刺撃ノ接戦ニ差支フルコトナキ如ク、夜白ニ修練スリコトナリ、今世ノ武藝ハ一種遊戯ノ花法トナルモノ多シ、身ヲ戰場ニ置キテ瞑目工夫スルニ非スンハ、何ソ其ノ遊戯タルヲ知ランヤ、武義ヲ論スルハ固ヨリ、書ヲ披キテ講讀スルコト也、然レトモ讀書ノ弊最多シ、或ハ異俗ヲ慕ヒ、或ハ時勢ニ阿リ、或ハ浮華ニ趨リ、或ハ文柔ニ流ルルノ類、枚舉ニ堪ヘス、唯武義ノ二字ヲ真切ニ心ニ留メハ、萬弊自カラ除キ大裨益ヲ得ルニ至ラン、武器ヲ閱スルハ武士ノ一要務ナリ、甲冑アリテモ絨絲ハ切レ、鐵砲アリテモ玉藥ハ虚ク、槍刀ハ多ク具フレトモ澁鏽シテ用ヲナサス、券狀ハ多ク積ミタレトモ軍用ノ正金ハ貯ヘヌ類、

皆是レ平日武器ヲ閱セサルノ過ナリ、此ノ三事皆楮墨ノ空談ニ非ス、宜シク逐一ニ點檢シテ工夫ヲ加フヘシ、武士タル者明君ニ報スル所以、斯ノ如クニシテ足レリト謂フニハ非ス、然レトモ燕居ノ士、是レヲ捨テテ明君ニ報スル所以、別ニ一事アルコトナシ
至^テ三四^ニ爲^ス強仕之年^ト云フコト、禮記内則ノ制ニ據レハ二十^ニ而冠^ス、是レヨリ前六年、九年、十三年ト各、教學スルノ品節アリ、已ニ冠スルニ至リテハ、専ラ博物ヲ勤メ未タ敢テ人ニ教ヘス、三十ニ至リ始メテ室アリテ家事ヲ治ム、然レトモ猶又博學ヲ勤メ朋友互ニ切磋シ、志ヲ擧ケテ相示ス、然ル後四十ニ至リ始メテ仕フ、然レハ大凡十歳前後ヨリ四十歳比迄、三十餘年中學問ヲ勤ム、而シテ其ノ最自ラ勵ムコトハ、中十年ニア

ルナリ、而シテ又仕ヘテ優ナレハ學フノ訓アリ、說苑ニ載ス、甯越ノ友人ノ曰ク、學^{フコト}二十年^{ナレバ}、則可^ニ以達^ス矣ト、蓋内則ノ意也、又班固カ志ニ、古者八歲入^ニ小學^ニ、十五入^ニ大學^ニ、又三年而通^シ一藝^ニ、三十而五經立^ツト云フモ、相照シテ考フヘシ、今世ノ人室家アルコト甚早ク、仕宦スルコト甚早ク、其ノ博學ノ日甚短シ、且其ノ學タル古人ノ大體ヲ存シ、經文ヲ翫フカ如キニ非ス、猥雜淺狹ニシテ大義大節ニ暗シ、宜ヘナルカナ巨材碩學其人ニ乏シクシテ、事々苟且以テ一日ヲ涉ルコト、然レトモ是レ人々ノ志ニアルコトナレハ、今ニ當リ内則ヲ舉ケテ左券トスト云フトモ益ナキコト也、或ハ云ク、禮記ニ男子三十而有^レ室^リ、女子二十而嫁^ト云フトモ、歷代ノ律、乃男子十五、女子十三嫁娶ヲ許スモノハ何ソヤト、云ク是レ庶

人ノ制ノミ、庶人ノ制固ヨリ斯ノ如クニシテ足レリ、今有志ノ士、有用ノ學ヲ勤メ、有待ノ材ヲ成サント欲セハ、自カラ内則ノ制ニ從ハサルコトヲ得ス、且仕宦ノ如キ、尋常一樣庸俗ノ事ヲ成スハ、何ソ必シモ四十ヲ待タン、是レ子孫ノ量ヲ考ヘテ、弱冠タリト云フトモ、宦途ヲ經セシムヘシト云フ所以ナリ、凡教訓ノ言、人ヲ待ツニ尋常ヲ以テスルアリ、人ニ望ムニ絶異ヲ以テスルアリ、篇々語々心ヲ附ケテ見ルヘシ、余カ講スル所ト云フトモ、自カラ二ツノモノノ別ナキコトヲ得ス、讀者自ラ待ツニ尋常ヲ以テセンカ、絶異ヲ以テセンカ、是レ其ノ擇フコト何如ニアルノミ

言語應對

此ノ篇誠ニ切實ナリ、熟讀シテ心ニ藏シ、一言一語、一應一對、暫クモ是レヲ忘ルルコトナクンハ、志士ト謂フヘシ、大要三件ナリ、吉凶軍賓等ノ禮ニ通シ、各其ノ詞ノ品則ヲ考フル事第一件ナリ、常ニ語ルヘキノ事第二件ナリ、斷エテ語ルマシキノ事第三件ナリ、首ニ言語不^{カラ}正ト云ヒ、柔弱ト云ヒ、鄙劣ト云フヲモ、皆此ノ三件ニ係ケテ見ルヘシ、第一件ノ事ハ全書中ニ在リテ、軍禮、斥候、侍用、武功等ニ載スル所ノ軍詞ヲモ考フヘシ、又本藩ノ事ハ、布施氏ノ訓子帖ノ如キ、淺近ト云フトモ初學ノ觀ニ簡便ナリ、此ノ外類ヲ推シテ、禮法古實等ヲモ究ムヘシ、畢竟多聞多識ニ若クハナシ、然レトモ是レ皆大關係アルコトニ非ス、若シ乃他邦ノ使者ニ應對シ、又ハ他邦ニ使シ、或ハ海外夷狄ニ使スル如キハ、亦所

謂賓客中ノ一事ニシテ、是レ獨リ甚重ノ事ナリ、何ントナレハ、一言ノ下ニ國ノ榮辱輕重ニ關リ、或ハ兩國ノ和乖好戎ヲモ起スモノナレハ、深ク思慮セサルヘカラス、余曾テ漢土ノ事蹟ヲ撫リテ、奉使抄ヲ作ル、亦是レ應對ノ一益ニ備ヘント欲スルナリ、此ノ類固ヨリ臨機應變アルコトニテ、膠柱刻舟ノ及フ所ニ非スト云フトモ、余頗ル論述スル所アラント欲ス、今茲ニ贅セス、又第三件ノ事ハ、斷エテ語ルマシキノ事ナレハ論スルニ及ハス、第二件ノ事ハ、書ヲ讀ミ武義ヲ論スル内ノ事ナリ、其ノ事件千百限リナシ、今漫ニ一二事ヲ引キテ是レヲ云ハンニ、義不義之論ハ、上世至治ノ時ハ天下皆王命ヲ奉シテ王事ヲ行フコトナレハ、義不義ノ論迄モナキコト也、其ノ中ニモ守屋ノ佛法ヲ排シ、鎌足ノ入鹿ヲ誅シ、清

麻呂ノ神託ヲ承クル如キノ類、義名ノ赫々タルハ皆一時ノ變ナリ、而シテ是等ノ事、至治ノ世ニハ多クアルコトナシ、唯後鳥羽、後醍醐二天皇ノ北條ヲ討シ給ヒ、特ニ後醍醐ノ末年ニ至リテハ、高氏別ニ天子ヲ擁立シ、兩統相争ノ態ヲナシテ、己カ叛逆ノ蹟ヲ掩ヒ、天下ノ人目ヲ盡惑スルニ至レリ、是レ義不義ノ論アル所也、官軍ノ義ニシテ賊兵ノ不義ナルコト、紙上ノ論ニテハ明白ナル所ナレトモ、當時ニ在リテハ利害成敗ニ頓着シテ、多クハ義不義ノ論ニ及ハサル有様也、時代武義之盛衰ハ、忝クモ神武天皇、日向ヨリ策ヲ決シテ、親ラ水師ヲ率キ東征シ、遂ニ都ヲ大和ノ橿原ニ定メ給ヒシヨリ以來、崇神天皇四道將軍ヲ置キ給ヒ、景行仲哀二天皇ハ親ラ叛亂ヲ征伐シ給ヒ、神功皇后ニ至リテハ、海外迄モ親

征シ給フ、爾後事起レハ、皇子或ハ重臣ニ命シテ征討セシメ給ヒ、兵權常ニ朝廷ニ在リ、武威常ニ海外ニ振フ、是レ武義ノ盛ナリ、清盛頼朝以來武臣兵權ヲ横奪シ、今日ニ降リテハ、海外ノ醜夷反テ來侵スルニ至ル、是レ武義ノ衰也、此ノ兩條ハ、其ノ最大ニシテ甚見易キモノナリ、其ノ間、又小義小不義、小盛小衰ハ限リナキコトニテ、古戰場ノ事、勇義ノ行、各、是レニ屬スルコト又限リナシ、然レトモ此ノ類ノ事ヲ懸空ニ論スルハ、古今史論家ノ常事ニシテ、武士道ニ於テ毫モ裨益ナキコトナリ、故ニ先師ノ教ハ、議論シテ今日ノ非ヲ戒ムヘシトアリ、嗚呼高氏ノ逆賊タルコトハ三歳ノ小兒モ知レトモ、今日ノ非ヲ戒ムル者絶エテ少シ、武義ノ衰ヘタルコトハ五尺ノ童子モ知レトモ、亦今日ノ非ヲ戒ムル者最少

シ、凡事斯ノ如クナレハ、其他ノ小義不義、小盛衰及ヒ古戰場ノ事、勇義ノ行ニ至リテモ、徒ニ呶々辯説スルマテニテ、毫モ其ノ非ヲ戒ムルコトナク、神州今日ノ事ニ裨益アルコトナシ、吾輩猛省セサルヘケンヤ

行住坐臥

此ノ篇一ノ敬ノ字ヲ寫シタルモノナリ、敬ノ字ハ主一無適ナトト註シテ、道學先生ハ高上ナル事ニ説ケトモ、敬ハ即備ナリ、武士道ニテハ是レヲ覺悟ト云フ、論語ニ出^テ門^ハ如^ク見^ル大^カ賓^ト云フハ、是レ敬ヲ説ク也、吳子ニ自^リ出^ル門^ヲ如^ク見^ル敵^ト云フハ、是レ備ヲ説ク也、並ニ皆覺悟ノ道也、敬備ハ怠ノ反對ニテ、怠ハ即油斷也、武士タル者ハ、行住坐臥、常ニ覺悟アリテ、油斷ナキ如クスヘシトナリ、又出^テ外^ニ則^チ可^ク忘^ル内^ト云フモ、切要ノ

語ナリ、前ノ開講主意ニモ略、云ヒタルカ、先師北條氏ノ宅ニテ赤穂謫居ノ命ヲ蒙ラレシ時、北條氏ヨリ何事ニテモ言ヒ置カレ度事アラハ書キ附ケラレヨトテ、硯箱ヲ出サセケレハ、先師笑ツテ、豫テヨリ外ニ出テテハ内ヲ忘ル丈ノ覺悟ハセシコトナレハ、今更言ヒ置クヘキ事、逆モ是レナシト對ヘラレシハ、實ニ武士道ノ龜鑑ニ非スヤ、凡武士ハ是レ程ノ覺悟ハナクテハ澄マヌコトナリ、語類治談下ニ、人君願命ノ條アリ、大意云フ、人君願命ノ事、周書ニ是レヲ出セリ、然レトモ人君今日ノ言行悉ク教戒ナレハ、臨終ノ時ト云フトモ別ニ何事ヲカ言ヒ置カン、明君賢將ト暗君愚將トハ、平生ニ定マルコトナレハ、平生ノ言行各、其ノ遺命ナリ、幼主ノ輔佐、又ハ創業ノ功未タ全カラスシテ身罷リ給ハンニハ、願

命ノ説ナキニシモアラス、然レトモ是レ亦人ヲ選ミテ敢テ委任シ、嗣君ヲ輔佐セシメハ遺命ナクトモ可ナリ、太閤秀吉ノ重々遺命セシモ、幾程ナク五奉行始メ各、其ノ命ヲ用ヒサルニ至レリ、是レ平日ノ教戒疎カニシテ、死後ニ教戒セントスルトモ、聊モ立ツヘキ様ナシ、平日ノ綱紀亂レテ、死後ニ綱紀ヲ正サントスルトモ、絶エテ行ハルヘキ様ナシ、但死ハ一生ノ終リニシテ、人ノ死セントスル其ノ言フヤ善キノ例ニシテ、子孫モ遺誠ト號シテ是レヲ守ルコトナレハ、其ノ結要トスヘキ所ヲ遺命スルモ、一ノ教道タルハキノミト、是等ノ論、實ニ前人未發ノ説ニシテ、平生ニ覺悟アル人ニ非スンハ、安ソ善ク此レニ及ンヤ、又行ノ一事ニ就キテ説アリ、不_レ礙_ラ傍人_ニ不_レ爲_ニ非禮_ニ不_レ出_ニ過言_ニノ三語、血氣ノ勇者

ハ、遽ニ聽キテハ服セサル事也、血氣ノ勇者ハ、兎角道中ニテ行人ニ礙リ、非禮過言ヲナシ、終ニハ大不覺ヲ取り面目ヲ失フコト多キモノナリ、此ノ風幕士ノ下卒ナトニ多シ、然レトモ是レ固ヨリ半期亘リノ雇奴原カ、ユスリノ爲ニスル事ナレ、論スルニ足ラス、但堂々タル藩士トシテ、却テ彼輩ト曲直ヲ争フノ癖アル者アリ、是レ前ノ三語ヲ深味セサルナリ、凡藩士ハ随分謹厚ニシテ、非禮過言ヲ慎ミ戒ムルコソ、誠ニ長者ノ風ニシテ、却テ大國ノ武威モ顯ルルナレハ、是レ即大勇ノ所ナリ、其ノ大勇ノ根元ハ、外ニ出ツルヨリ内ヲ忘レ、門ヲ出ツルヨリ敵ヲ見ル如キニアリ、夫レ已ニ内ヲ忘レ敵ヲ見ルノ心膽定マルトキハ、傍人皆我カ殻内ニアルコトナレハ、前ノ三語ヲ守リテ、復タ小節小事ヲ校フルニ足ラス、

若シ事ニ臨ミ萬々理勢ノ止ムヘカラサルモノアルトキハ、直ニ我カ大勇ヲ奮發シテ、萬人立所ニ辟易セサルコトナシ、豈徒ニ下卒輩ヲ敵トセンヤ、必藩士ノ武風ヲ天下ニ振耀シテ已マンノミ、是レ程ノ事ナレハ容易ニ小節小事ノ爲ニ振フヘキニ非ス、此ノ事本論スルニ足ルコトナシト雖、少壯血氣ノ士、動モスレハ事ヲ誤ルコトアルモノナレハ、茲ニ論ス、佩ニ用具、不レ離ニ利器、嚴ニ夜戒、不レ忘ニ不虞之戒、等ノ事ニ至リテハ、覺悟ノ細目ニシテ、最心ヲ附クヘキコトナリ、前ニ云ヒシ中谷翁ノ如キハ、實ニ善ク此ノ覺悟ヲ守リタル人ニテ感スルニ餘リアリ、總テ古武士ハ是等ノ廉廉ヲ善ク磨キタルモノナリ、士風ノ盛衰美惡モ、却テ是等ノ小事ニ著ルルモノナレハ、人々能ク心ヲ附クヘキコトナリ、行住坐臥暫放心、則必

臨レ變失レ常、一生之格勤、於ニ一事ニ闕滅、變之至也、不レ可レ知ト云フハ、細行ヲ矜マサレハ遂ニ大德ヲ累スト云フト同一種ノ語ニシテ、最謹嚴ナル語ナリ、余前篇ニ於テ最大ナル事ヲ論シ、此ノ篇ニテハ又小事ヲ論ス、合セ考ヘテ各、當ル所アルヲ知ルヘシ、抑、敬備覺悟ノ事ハ、徒ニ一武士ノ其ノ身ヲ守ルニ宜シク然ルヘキノミニ非ス、古ノ明君賢將ハ是レヲ以テ其ノ身ヲ守リ、又其ノ親臣大臣ヲ戒メ、又其ノ諸士ヲ戒メ、又其ノ庶民ヲ戒ム、一人ノ心ハ千萬人ノ心ニテ、君將ノ心茲ニ在ルトキハ、臣民ニ及フコト固ヨリ命令告諭ヲ待ツコトナシ、置郵シテ傳フルヨリモ速ナラシ、是レ武備ノ最要ナリ、果シテ然ラハ東西南北夷寇交、犯ストモ、其ノ相援フヤ左右ノ手ノ如シ、器械軍卒未タ備ハラスト雖、思已ニ半ニ過キ

ン、若シ然ラスンハ、器械軍卒何程備ハリテモ、譬ハ阿大夫ノ趙ニ酈ヲ攻メラレテ救ハス、衛ニ薛陵ヲ取ラレテモ知ラス如クニテ、何ソ其ノ國ヲ守ルコトヲ得ンヤ、故ニ身ヲ守ルニハ、人ニ寢首ヲ搔カレサル如ク心懸クヘシ、國ヲ守ルニハ、敵ニ寢城ヲ拔カレサル如ク心懸クヘシ、今天下苟且宴安ニ耽リ、人ノ不虞ヲ襲フニ暇アラス、然レトモ變ハ固ヨリ常ニアラサルコトナレハ、變之至也^{ルヤ}不^ラ可^ル知^ルノ訓、豈苟且ニシテ可ナランヤ

衣食居

此ノ篇首句、耻^チ惡衣惡食^ヲ、求^ム居安^ハ、則非^チ志士^ニト云フ、是レ論語兩章ノ意ヲ集メテ一句トナセリ、志士ト云フハ即志^ス於道^ニノ士ナリ、即君子ナリ、武門武士トシテ武道ヲ磨キ、國家ノ洪恩ニ報シ、父母ノ美名ヲ顯ハサン

ト心懸クル、是レ志士也、士ノ志、苟モ茲ニ專ラナルトキハ、惡衣惡食何ノ耻ツルコトアラン、此ノ耻チサルニ二様アリ、一ハ身ニ道德ノ重キヲ任シ、心ニ仁義ノ樂ミヲ甘ンス、衣食其他ノ外物吾カ心ヲ動スニ足ラス、又動スニ暇アラサルモノアリ、子路ノ敝緼袍ヲ衣テ狐貉ヲ衣タル者ト並ヒ立チテ耻チス、顔淵ノ一簞食一瓢飲ニテ陋巷ニ居リテ樂ミヲ改メサルカ如キ是レ也、二ハ内自ラ恃ム所アリ自ラ伐ル所アリテ、人ノ狐貉ト膏梁ヲ羨マサルノミナラス、反テ狐貉膏梁ノ人ヲ淺猿シク思フナリ、曾子ノ晋楚ハ富貴ヲ以テシ我レハ仁義ヲ以テスト云ヒ、孟子ノ令聞廣譽仁義ニ飽キテ、人ノ文繡膏粱ヲ願ハサルト云フ如キ是レナリ、武士タル者はレ程ノ志ナクテハ武士ト云フニ足ラス、戲作本ノ誠忠イロハ文庫ニ載ス

ル所ノ大高源吾カ、節季ノ煤竹ヲ賣リテ、其角ニ朝夕待タルル其ノ寶舟ト答ヘタル心事ヲ思ヒ遣リテ見ヨ、此ノ時ニ當リテ豈人ノ膏粱ヲ願ハンヤ、豈人ノ文繡ヲ羨マンヤ、又豈惡衣惡食ヲ耻チンヤ、乃顔仲曾孟ニ謁スルトモ、露塵程モ耻チ悞ルルコトナシ、豈愉快ナラスヤ、求_{ムル}居安_ニノ害ニ至リテハ、下文ニモ云フ如ク、居安室美_{ナレハ}則志在_リ思_フ家_ノ譯ニテ、最武士ノ戒ムヘキ所ナリ、又下ノ財寶器用ノ篇ニ客_ニ財寶_ニ翫_ニ器用_ニ則武義自闕_ラ如_シ臨_ニ大節_ニ殆_レ不_レ能_ル忘_ル家_ト云ヒ、及ヒ藏_ニ上器畫軸銅鐵之器_ニ而寶_レ之_ヲ以_テ千金_ヲ易_フ之_ニ其惑甚乎_ト云フモ、是レニ併セ論スヘシ、夫_レ屋宅ニ美麗ヲ盡シ、居間勝手ニ便利ヲ構ヘ、床ノ置物掛物屏風障子等、名筆古器ヲ集ムル如キ、武士ノ一隻眼ニ白マレハ、其ノ人ノ心底カ洞徹シテ

知ラルルナリ、商賣町人ハ是レニテモ苦シカラス、苟モ武士ノ籍ニ居ル者トシテ蒐_ル所行アラハ、誠ニ耻ツカシキ事ニ非スヤ、總テ衣食住共ニ武士タル者ハ、早晚_{イツカ}モ郡山御籠城カ、嚴島御渡海ノ時ノ事ヲ以テ心ニ存セハ、天晴武士ト謂フヘシ、因テ憶フ、余野山獄ニアリシ時家兄ヨリ、水戸景山公甲寅春ノ壁書トテ寫シ贈ラル、披キ見ルニ云ク、飯ヲ得ル毎ニ兵糧ノ粗々敷ヲ思ヒ、衣ヲ得ル毎ニ甲冑ノ窮屈ヲ思ヒ、居宅ヲ構フルニ陣中ノ不自由ヲ思ヒ、起居ノ安キニ山野ノ苦ヲ思ヒ、父母妻子ト同居シ、兄弟親族ト交ハルニ、遠國離居ノ時ノ悲歎ヲ思ヒヤリテ、今日ノ無事安穩ヲ大幸トセハ、何ソ奢ノ念ヲ生セント、因テ是レヲ同囚ニ示シテ、獄舎ノ艱苦ヲ咏フルノ一規ニ當ツ、意是レ亦此ノ篇ノ訓ト併セ考フヘシ、

外叔久保翁、衣食住儉素ヲ好ミ、特ニ古器物名書畫等、一モ儲フルコトナシ、蓋其ノ志將ニ爲スコトアラントスルナリ、余又曾テ京師ノ梅田源次郎ニ聞ケルコトアリ、熊澤了介先生ノ家、掛物僅ニ二幅アリ、一ハ源廷尉弓流シノ圖也、一ハ筑波山葉山蕃山蕃ケケレト思ヒ入ルニハサハラサリケリノ歌也、並ニ深く自ラ警戒セララル所アリ、其他絶エテ一幅ナシトツ、實ニ後學ノ景仰スヘキ事也、余亦器物書畫ニ於テ素ヨリ翫好アルコトナシ、然レトモ蘇東坡ノ寶繪堂記ニ、譬_フ之煙雲之過_レ眼、百鳥之感_{スルニ}耳、豈不_ニ欣然接_レ之、去而不_ニ復念_ニ也ノ語ニ至リテハ、甚吾カ心ニ合ス、白樂天ノ詩ニ亦莫_レ戀_ニ此身、萬劫煩惱根、亦莫_レ厭_ニ此身、一聚虛空塵ト云フモ同一ノ見解ナリ、武士タル者、此ノ見解ナクテハ討死ハ出來ス

ナリ、而シテ俗士乃器物書畫サヘ念慮ニ横ハル位ニテ、安ソ煩惱虚空ノ真理ヲ了悟スルコトヲ得ンヤ
家宅之廣狹用所、尤可_レ守_ニ武式_ト云フコト、余年來此ノ事ニ心アリト雖、未タ家宅ヲ起スコトヲ得ス、今幽囚ノ身ナレハ詮方ナシ、唯思フ所ヲ紙ニ筆シテ同志ニ示スヲ得ルノミ、武式ヲ守ルト云フハ治亂ヲ通シテノ工夫也、武士ノ家宅ハ大抵陣制城制ヲ參酌スヘジ、江戸諸藩邸略、其ノ意ハアレトモ、壯宏華奢率ネ其ノ分ニ過ク、復タ室宅必以_ニ輕薄_ニ爲_レ用ノ意アルコトナシ、然レトモ侯伯邸第ノ制ハ吾レ敢テ私ニ議セス、吾レ且自ラ思フ所ヲ云ハン、先ツ郊外數里ノ地ニ當リテ廣敞ノ宅地一區ヲ買得シ、前ニ左右長屋ヲ作りテ之ヲ廻ラシ、江戸藩邸ノ如ク小屋小屋ヲ割リ、

屏壁ヲ以テ限リ、一限リノ廣サ十數坪ニ過キス、余自ラ其ノ宅ヲ司リ同志ノ士又ハ從學ノ士等ヘ、各一限リヲ貸シ與ヘテ住居セシム、其ノ中央ニ一大堂ヲ起シ、會講會讀又ハ賓客宴享等ノ事アルトキハ、皆大堂ニ於テス、又其ノ内ニ空地ヲ廣クシテ演武場トシ、隊伍坐作ノ法、銃馬刀槍ノ技ヲモ茲ニテ習ハシ、後ロハ田畠山林ニ連リ、文武ノ餘暇ヲ以テ、各耕耘樵蘇ヲモナスヘシ、是レ其ノ大略也、其ノ委曲ハ意匠アレトモ必シモ云ハス、此ノ宅一度成ラハ、下編ノ給_シ乏者_ニ救_ヒ貧者_ヲ省_レ不_レ給_セ、招_キ賢者_ヲ聚_ム士_ノ事_モ心_ノ儘_ニ行_ハルルナリ、文武技藝ノ士モ是レニ寓セシムヘシ、流民貧夫モ是レニ役スヘシ、因テ門限ヲ嚴ニシ出入ヲ檢セハ、前ノ燕居篇ノ如クニ少壯ノ士ヲ責ムルコトモナシ得ヘシ、此ノ事一二有力有

志ノ人ヲ得テ是レヲ謀ラハ、甚爲シ易キ事ナリ、是レヲ擴充セハ土着ノ制モ行ハルル也、凡土着ヲ行フニ士人ヲ民間ニ散在セシムルトキハ、百弊叢生スルコト必セリ、但此ノ制以テ其ノ弊ヲ救フニ足レリ、然レトモ此ノ制モ官命ニテ俄ニ行ハントセハ、亦弊ヲ生スルヲ免レサルヘシ、唯有力有志ノ士相遇フテ自カラ成ルヘシ、官若シ深ク此ノ意ヲ得ハ、令セスシテ自カラ行ハルルノ妙機アルヘシ、然レトモ是レ他日ヲ待チテ詳議スヘキノミ

財寶器物

財寶器物ハ衣食居ト事相涉ルヲ以テ、上篇ニ於テ已ニ略、其ノ要義ヲ述ヘタリ、今又兩篇及ヒ下ノ與文ノ篇ニ通シテ一論アリ、三篇ニ於テ宜シク

儉吝ノ辨ヲ知ルヘシ、俗人ハ儉約ノ一段強キヲ吝嗇ト心得ル者多シ、殊ニ知ラス、儉約ト吝嗇トハ判然トシテ兩事ナルヲ、儉ハ義ヲ主トス、公也、身ニ奉スルノ衣食財器ヲ儉約シテ儲蓄トナシ、君上ノ用ニ供シ、朋輩ノ難ヲ救ヒ、下賤ノ貧ヲ恤ムコトナリ、吝ハ利ヲ主トス、私也、人ニ與フル衣食財器ヲ吝嗇シ、人ヨリ取ルニハ邪欲深ク邪智ヲ用ヒ、終ニ己カ奢侈飲食ノ資トスルカ、守錢虜トナリテ死スルカナリ、二ツノ者ノ辨ハ古人已ニ論シ盡シタレトモ、余尙餘暇アラハ、儉吝辨ト云フ一書ヲ作りテ古今ノ事實ヲ列舉シ、兩條ノ似テ非ナルモノヲ辨セント欲ス、前漢ノ文帝後、漢ノ光武ハ儉ト謂フヘシ、後漢ノ靈帝、唐ノ德宗ハ吝ト謂フヘシ、又織田信長角力ヲ賞スルニハ煨栗ニヲ以テシ、將士ノ功ニ報ユルニハ國

郡ノ封ヲ惜マス、黒田孝高ハ魚肉ヲハ味増漬ニシテ貯ヘタレトモ、日根野備中カ返金ヲハ辭シテ受ケス、其他青砥藤綱カ松明ヲ買ヒテ錢ヲ尋ネ、岡左内カ常ニ金銀ヲ翫ヒ娛ミトシ、事ニ臨ミテハ君ニ獻納シ、朋輩ニ賑施セシ類、皆善ク儉吝ノ辨ヲ示シタルモノト謂フヘシ、是等ノ佳話古今ニ夥シキ事ナレハ、右ノ書中ニ採録セント欲ス、亦少シク先師ノ遺意ヲ奉スルニ足ランカ、守ニ死於全道^ニノ語、上篇ニモ是レアリ、是レ論語泰伯篇ニ守^リ死^善道^ト云フヨリ出テタル也、守^ル死^トハ死^ヲ徒^ラニセス持テ詰メテ居ルコトナリ、全道ハ即善道ト同意ニシテ、武士ノ一死ハ或ハ泰山ヨリ重ク、或ハ鴻毛ヨリ輕キヲ以テ、其ノ道ヲ善クシテ全道ニ於テ一死ヲ致シ、平生ノ小忿ヲ忍ヒテ忠孝ノ大節ヲ立ツルコト也、大節ニ於

テ苟モ缺クルコトアレハ、假令一死ヲ潔クスト云ヘトモ、全道ト謂フヘカ
 ラス、武士タル者ハ元日ヨリ大晦日迄、日夜朝暮、動靜語默、常ニ一死
 ヲ以テ心上ニ措キテ、扱其ノ一死ヲ又徒ラニナサヌ如ク持テ詰ムルコト、
 譬ヘハ悍馬ヲ引キ留メテ立ツルカ如シ、而シテ真ニ心一死ヲ存スル人ニ
 非サレハ、守ノ一字ハ合點行カヌコトナリ、南燕ノ封孚曰、行年七十、
 惟求^{ムル}死所^ヲ耳ト、求ノ一字、又守ノ字ト相照シテ其ノ味ヲ悟ルヘシ

飲食色欲

此ノ篇反復熟味シテ武士道ヲ悟ルヘシ、蓋一飲一食ヨリ男女姪席ノ間ニ
 至ル迄、片時モ武士ノ家業ヲ忘レヌコト也、武士タル者ハ唯今ニモ君命ア
 ランニハ、槍ヲ提ケ馬ニ打チ乘リ水火ニ駈ケ込ムヘキ身分ナレハ、飲食

男女ノ欲ヲ縱ニシテ、疾病ヲ生シ懶懦ニ陥リ氣根ヲ弱クシテハ武士道カ
 闕クルナリ、一友アリ甚飲酒ヲ好ム、某官ト爲ルニ及ンテ頗ル亦修飾シテ
 飲ヲ謹ム、一才人はレヲ調シテ俗態トス、余乃一友ノ爲ニ回護シテ云ク、
 飲ヲ謹ム甚好シ、吏タル者何時何事ノ生センモ度ルヘカラス、酒ヲ被ル
 時、事或ハ癡心ニ失シ、或ハ惰氣ヲ生シ、何如ナル不覺ヲ致サンモ知ル
 ヘカラス、平士ニテモ戒ムヘキ事ナリ、況ヤ吏トナリテ職ニ任スルヲヤ、
 但于定國ノ飲^ム酒^ヲ至^ニ數石^ニ不^レ亂^レ、冬月治^メ請^ヲ讞^ヲ、飲^ム酒^ヲ益^ニ精明^ト云フ如クナ
 ラハ酒ヲ飲ムコト甚善シ、若シソレ然ラスンハ謹慎シテ飲マサルニ如カ
 スト、因テ憶フ、外史ニ載ス、北條泰時已ニ和田義盛ヲ敗リ酒ヲ置キテ
 諸將士ヲ勞シ、之ニ謂ツテ云ク、吾不^レ復^ク飲^マ酒^ヲ、疇昔與^レ宴^ニ、其明亂作^ル、

吾撥^レ甲^キ上^テ馬^ニ、而宿醉未^ダ醒^メ、吾意自^レ今禁^セ飲^ム、已而戰數十合、渴而索^ム水^ヲ、葛西六郎執^テ榼^ヲ進^メ酒^ヲ、我輒飲^ム之^ヲ、甚矣吾無^キ常操^一也、吾不^レ復飲^ム也ト泰時モ亦武士道ニ心アリト謂フヘシ、或人疑フ、然ラハ武士タル者枯禪トナラハ可ナランカト、余曰ク是^レ大ニ然ラス、武士ニシテ枯禪トナリ、委靡頹廢シテ拾收スヘカラスンハ、何ソ武士トスルニ足ラン、唯其ノ心性活潑身體強壯、飲食男女アリト云フトモ、其ノ體ヲ弱マシ其ノ心ヲ弛フルニ足ラサルヲ以テ真ノ武士トスヘシ、若シ乃身修マリ家齊ヒ三民ノ儀表トナルニ至リテハ、最武士ノ心懸クヘキ事ニシテ、又此ノ篇尤意ヲ至ス所ナリ

放鷹狩獵

放鷹狩獵ニ六益二害アリ、一益ハ田園ヲ荒スノ猪鹿雉兔ヲ殺生シ、民害ヲ除クナリ、二益ハ土地ノ遠近險易山川ノ形勢ヲ知り、平時ハ農政ノ利害ヲ考ヘ、事アル時ハ戰守ノ策略ヲ籌ス、三益ハ身ヲ窶シテ民村ヲ徘徊シ、風俗街歌巷説ニ心ヲ留メ、政治ノ善惡ヲ反省ス、遠クハ周代采詩ノ意、芻蕘ニ詢ルノ言モ茲ニアリ、近クハ最明寺時頼ノ行脚シテ諸國ノ冤枉ヲ察セシモ茲ニアリ、政ニ預ル人最心得ヘシ、四益ハ山川ヲ跋涉シテ四支ヲ輕健ニシ、骨節ヲ便習シ、日比藝場ニテ學フ所ノ弓銃劍槍ノ術ヲ活物ニ對シテ試ムルナリ、五益ハ從者陪卒ノ強弱勇怯、武藝ノ巧拙機轉ノ敏鈍ヲ試ムルナリ、六益ハ草鞋股引ノ製ヨリ風雨霜露ノ凌方、弓銃ノ攜帶、船馬ノ便不便等ヲ實地ニテ試ムルナリ、此ノ六益ハ士ノ最勤ムヘキ事ナ

リ、二害ハ荒ト暴トナリ、荒トハ從^ヒ獸無^ニ厭^ク、謂^フ之^ニ荒^トテ、狩獵ニ耽^リ獲物ヲ貪^リ武士ノ家業ヲ忘却スルコトナリ、暴トハ民力ヲ費シ田園ヲ荒シテ顧ミサルコトナリ、暴スル者ハ必荒ス、荒スル者ハ必暴ス、二害異ナリト云ヘトモ其ノ歸ハ則同シ、以上ノ義本文已ニ明備ナレトモ又茲ニ鋪衍ス、頃ロ聞ク、君公ノ美旨ヲ奉シ、行相ハ屬吏ヲ率キテ三見ニ兎獵シ、國相モ亦屬吏ヲ率キテ大炮ヲ西濱ニ演セラレシト、蓋亦六益二害ニ見ル所アリテナラン、最嘉尙スヘキ事ナリ、先日族中ノ一老輩來リテ余ニ謂フ、近時海岸防禦ノ令追々下リ、臺場ノ築造アリ、銃礮ノ鍛鑄アリ、隊伍ノ操習モアリ、然レトモ皆陸戰ノ事也、今ノ士ヲ以テ海上ニ押シ出シ、能ク異賊ト狂瀾怒濤ノ上ニ頗頑センカ、勝敗豫メ知ルヘカラス、小畑浦

ニテハ君澤形ノ軍艦モ打造セラルル由ナレトモ、海ニ習ハサル士ハ用ニハ立ツマシ、聞ク兩大津ノ鯨組ハ異常ニ風浪ニ慣習スル由、若シ此輩ヘ小々ノ扶持ヲ擬ヒ軍法ヲ教ヘ置カハ、究竟ノ海備ナラン、子ニ於テハ何如思ヘルヤト、余云ク、君ノ論至極ヒリ、但鯨組ヲ扶持人トスルヨリハ、扶持人ヲ鯨組トスルノ政更ニ妙ナラン、今ノ士人ノ漁獵ヲ好ム者ヲハ敢テ是レヲ禁スルコトナク、大臣重職ノ人々モ時々漁舟ヲ海洋ニ泛ヘテ諸士ノ先トナラハ、不日ニシテ其ノ功ヲ奏スルニ至ラン、余壬子ノ歲會津ニ遊フ、會津ノ士余ニ語リテ云ク、弊邑ハ如^レ斯ノ山國ニテ國侍共ハ、船トテハ城東五里許猪苗代ノ湖水ニテ見ルノ外見タルコトサヘナキ程ナリ、因テ先年房總ノ海禦ヲ命セラレ、大ニ當惑セシカ、命ヲ承ケテ以來、在戍ノ士、

日夜海事ニ心ヲ碎キ身ヲ勞セシニ因テ、今ハ最早習熟シテ操舟游泳等、彼ノ土ノ漁父ニモ讓ラサルニ至レリト、又肥前平戸ニ遊ヒ、彼ノ藩風ヲ觀ルニ、流石ニ海中ノ孤島ナルヲ以テ、士人大抵漁舟一隻ヲ持タサル者ナシ、又沖漁ヲセサル者ナシ、葉山佐内ト云フ人ナトハ、彼ノ藩ニテ祿モ重ク班モ崇ク、且年齢モ六十有餘ノ老人ナレトモ、官府ニ登ルトキハ必騎馬ナリ、又毎々沖漁ヲナセリ、常ニ余ニ謂フ、馬ト舟トハ久シク廢スレハ、物前ノ用ヲ闕クコトアルモノ也ト、是レヲ以テ其ノ藩風ヲ知ルヘシ、因テ扶持人ヲ鯨組トスルノ説モ、亦難キニ非サルヲ知ルヘシト、老輩唯々シテ去ル、又余カ從弟毅甫漁獵ヲ好ミテ命トナシ、風雨寒暑憚ル所ナシ、或ハ獲物ナクシテ徒ラニ還ルトモ悔イヌ、余曾テ戯レテ云ク、

清人ノ詩ニ爲_レ貪_レ貪_レ臨_レ水_レ去_レ、不_レ羨_レ得_レ魚_レ歸_レトハ、足下ノ謂ヒナリト、毅甫悦ハス、因テ又、六益二害ノ説ヲ擧ケテ獲物ノ論スルニ足ラサルヲ曉ス、毅甫乃大ニ悦フ

與 受

此ノ篇與ニ儉吝ノ辨アリ、受ニ貪廉ノ別アルコトヲ云フ、而シテ儉吝ノ辨ハ余已ニ前ノ財寶器物ノ篇ニ於テ略、是レヲ論セリ、貪廉ノ別ニ至リテハ義ノ當否ヲ考ヘテ辭受ヲ決シ、敢テ物ノ輕重ヲ計ラス、本文已ニ明辨セリ、唯其ノ仕宦之士、俸祿之外、欲_レ受_レ施_レ與_レ者、當今ノ士皆然ラサルコトナシ、其ノ赦金トナシ盈堂ヲナス實ニ慙笑スヘキノミ、然レトモ盈堂ト云フモノハ馬援ノ所謂守錢虜ノ類ナリ、赦金ト云フモノハ孟子ノ

所レ謂識ル所ノ窮乏ノ者吾レニ得ルノ類也、一ハ吝、一ハ驕、其ノ趣ヲ異ニ
 スト雖、其ノ當然ノ理ヲ失フハ共ニ均シキノミ、然レトモ余私ニ謂フ、吝
 ナル者善ク其ノ貨財ヲ堂ニ盈タシテ子孫ニ遺シ、子孫ニ至リ賢者アラハ
 或ハ義舉ノ資トナルモ未タ知ルヘカラス、驕ナル者其ノ貨財ヲ揮霍シテ
 驕敖ヲ縱ニスレハ、窮乏ノ者因テ以テ生活スルコトヲ得、並ニ未タ深ク
 非トスヘカラス、但今世仕宦ノ士ノ施與ヲ貪ルハ殆ト然ラス、美酒佳肴
 竊ニ狎友ヲ會シ歡娛ヲ盡セトモ、餘瀝會テ隣里ニ及ハス、珍玩奇貨獨リ
 其ノ心目ヲ悅ハセトモ、麤布會テ奴隸ニ及ハス、進ミテ窮乏ノ者ノ吾レ
 ニ得ルナシ、退キテ子孫ノ業ヲ貽スコト能ハス、又驕吝ノ次ナリ、余退
 キテ近來權勢ノ家ヲ歷觀スルニ、凶荒飢饉ニ當リテ未タ會テ一二ノ貧村

寒邑ヲ賑恤スルヲ聞カス、艱難危急未タ會テ家ヲ毀リ藏ヲ發シテ公家ニ
 奉給スルヲ聞カス、其ノ平素ニ在リテ亦未タ會テ賢者ヲ招キ名士ヲ聚メ
 敬禮ヲ盡スヲ聞カス、高堂華屋侍妾數百厩馬數十ハ國ニ正法アレハ官ヲ
 罷メラレンコトヲ畏レテ敢テナサス、而シテ其ノ官ヲ去ルニ及ンテ或ハ
 貧困窘迫爲ス所ヲ知ラサルアリ、是レ其ノ最怪シムヘキモノ也、然ラハ
 則其ノ平日財ヲ費スノ由推シテ知ルヘキノミ
 計ニ出納ニ考ニ度量ノ六字、武士家ヲ治メ財ヲ理ムルノ要道也、凡一士ノ家
 一歲納ル所ノ邑入、廩給穀物何程、錢幣何程、其ノ出ツル所、食米何石、布
 帛何端、其他ノ雜費幾許ト、會計シテ是ニ於テ度量始メテ定マル、一家
 父母妻子衣食居所ノ餘贏ヲ以テ士卒何名ヲ養ヒ、武具馬具ノ修理幾許ヲ

當ツト定ムヘシ、若シ度量ヲ考ヘスシテ徒ラニ財貨ヲ富殖スルコトヲ務
 メ、士卒ヲ蓄養セスンハ、大祿ノ士ト云フトモ戰場ニ臨ムニ至リテハ一士
 一卒ノ隨從スルナシ、所謂匹夫獨身也、是ノ期ニ臨ミテ備錢ヲ何程與ヘ
 テ召募スルトモ、死生ノ地ニ至リテ何ソ憑ムニ足ランヤ、然レハ小祿ノ
 士ノ家子多キ者ニ劣ルコト必セリ、又度量ヲ考ヘスシテ妄ニ士卒ヲ蓄養
 スルトキハ人徒アリト雖平日衣食セシムルコトサヘ出來ス、況ヤ能ク其
 ノ輩ヲシテ武藝ヲ習ハシメ武器ヲ備ヘシメ武前ノ覺悟ヲナサシムルコト
 ヲ得ンヤ、然レハ世俗宗門家來ノ類ニシテ緩急何ノ用ニ當ランヤ、是レ
 ヲ以テ度量ヲ考フルコト甚要也、諸侯養士ノ制ハ茲ニ論スルニ及ハス、
 今且小祿ノ士ヲ論セン、武士ハ兎角城市ニ住居シテハ何事モ心ノ儘ナラ

又故、田舎ニ退處スルニ若カス、因テ田畑數頃ヲ買得シ力ヲ其ノ間ニ盡
 シ、上父母ニ事ヘ下妻子ヲ蓄ヒ、僅ニ衣食居所スルコトヲ得ハ已ニ足レ
 リ、是ニ於テ其ノ家ノ弟若クハ二三男アルヲ決シテ他家ニ養子トセス、古
 代ノ所謂家子郎黨ノ如ク、又周代ノ所謂貳宗、隸子弟、分親ノ如ク、其
 ノ一家ニ隸シテ且學ヒ且耕シ又是レカ婚娶ヲナシ永ク宗家ヲ輔貳セシム
 ヘシ、然ルトキハ子孫自カラ繁昌シテ血統ヲ絶ツノ患ナシ、此ノ法ヲ推
 シテ養子ヲ禁スルノ一官命モアリタキコトナレトモ、茲ニハ姑ク置キテ
 議セス、唯有志ノ士相共ニ商議シ、私ニ此ノ法ヲ行ヒ、世人ヲシテ其ノ
 便ナルコトヲ曉ラセタキコトナリ、世人往々榮利ヲ慕ヒテ親義ヲ顧ミス、
 弟若クハ二三男アレハ視テ奇貨トナシ、以テ他家許多ノ祿ヲ博取セント

欲ス、弟ノ班、兄ヨリ崇ク子ノ祿、父ヨリ厚キモ習ヒ以テ常トシ、管ニ怪マサルノミナラス自ラ誇リテ計ヲ得タリトス、是レ其ノ目前ノ小利ニ惑ヒ、遠慮ナク大謀ナキコト論ヲ待タス、若シ官命ヲ以テ是レヲ行フニ至リテハ別ニ自カラ好計アリ、亦茲ニ議セス、世人又常ニ云フ、小祿ニテ多クノ子弟ヲ育ムコト難澁ナリ、早ク他家ニ分出セネハ立チ行カヌナリト、此ノ事已ムコトナキニ似テ其ノ實ハ大ニ然ラス、今極メテ小祿ニテ家内十數人ヲ育ム者アリ、是レニテモ餓死モセス、又大祿ニテ僅々三四人ヲ育ミ貧窮ヲ憂フル者アリ、蓋士ノ貧富ハ徒ニ祿ノ大小、人ノ多寡ノミニ由ルニ非ス、其ノ由ル所頗ル多端也、要スルニ制ヲ立ツルノ得失ニ由ルノミ、大抵男子二十以外六七十以内ニシテ自ラ其ノ身ヲ養フコト

ナラス程ノ虚氣者、他人ノ家ヲ嗣キテ君祿ヲ食ミタリトテ、何ヲ以テ三民ノ長トナリ國家ヲ裨益スルコトヲ得ンヤ、若シ中人ナラシメハ他家ニ分出セサルハ却テ其ノ家ヲ富强スルノ一計トモナルヘシ、世素ヨリ二十以外ニシテ未タ他家ニ分出セサル者多シ、而シテ悠悠々々トシテ徒ラニ父兄ヲ喰糜シ以テ歳日ヲ怗悞スル者アリ、是レ早ク之カ計ヲナササルニ由ル也、家子ヲ處スルノ計、文武ハ士ノ家業ナレハ是レヲ習練スルハ論ヲ俟タス、又其ノ餘暇ヲ以テ躬耕スル可ナリ、工作スルモ可也、梁鴻カ如ク賃舂スルモ可也、班超カ如ク雇書スルモ可也、阮孚カ如ク屐ヲ蠟スルモ可也、嵇康カ如ク鐵ヲ鍛スルモ可也、兵械戰具ノ制作、繕修、書畫金石ノ謄寫、彫刻等ヲ始メ、農工凡百ノ事爲シテ可ナラサルコトナシ、

出テテハ、士トナリ文武ノ業ヲ習ヒ君家ノ用ニ供シ、入リテハ、則農工ノ事ヲ治メ私家ノ計ヲ營ム、是レ最古武士ノ風ト謂フヘシ、是レヲ本トシテ郎黨等モ才能ノ浪士ヲ網羅シ、文武ノ學生トシテ吾カ家ニ寄寓セシメ、是レヲ家子ニ均クセハ、小祿ノ士ト雖何ソ家子郎黨ナキヲ憂ヘンヤ、是レヲ闔國ニ行フトキハ足レ食足レ兵ノ大計也、然レトモ是レ紙上口頭ノ號令ニテ行ハルルコトニ非ス、君臣上下首ヲ朝堂ニ聚メ相共ニ憂國ノ赤心ヲ吐露シテ是レヲ謀ルニ非スンハ亦何ソ成功ヲ見ルニ至ラン、是レヲ以テ敢テ妄議セス、而シテ是レヲ有志ノ士ニ責メサルコトヲ得サルナリ』
 俸祿施與ノ制ニ就キテ余年來思フコトアリ、事ノ序ニ茲ニ附録シテ有識ノ鑒定ヲ乞フ、漢ノ晁錯穀帛ヲ貴ヒテ金玉ヲ賤ムノ方法ヲ論シテ、使_下

天下人入_レ粟於邊_ニ以_テ受_レ爵免_レ罪_ト云ヒ、又令_ム入_レ粟郡縣_ニト云フノ意ニ倣ヒ、諸士在官ノ俸錢其他施與賞賜等金銀錢幣ヲ賜フコトヲ一切ニ停メ、米穀布帛等ヲ以テスヘシ、又漸ヲ以テ悉ク鈔幣ヲ停ムヘシ、又帛方ノ石貫銀ヲ停メ、古ノ調ノ意ニ倣ヒテ棉布絹緇茶紙鹽蠟土物器物何ニテモ便ニ任セテ出サシメ、又粟黍豆麥等ノ穀類ハ宜シキヲ度リ田方ノ正稅ニモ代ヘテ出サスヘシ、斯ノ如クンハ穀帛ヲ貴ヒテ金玉ヲ賤ムノ古風勃興シ、國內富實、凶年飢饉アリトモ民菜色アルニ至ラサルベシ、但此ノ事英斷ヲ以テ浮議ニ移サレス、寬裕ニシテ急功ヲ求メサルニ非サレハ成就セヌ也、初年先ツ俸錢施與賞賜等ヲ總計シテ一年中需用ノ金銀幾兩ト算シ、本年適當ノ相場ニテ現米何石ニ當ルト積リ、大阪御運送米ノ内ニ

テ是レヲ控へ、大阪へハ金銀ヲ輸シテ事ヲ了シ、現米ヲ用ヒテ俸錢賞賜等ニ當ツヘシ、然ルトキハ官吏多クシテ金少ク大ニ窘迫シ浮議ヲ起スヘシ、何程浮議ヲ起ストモ構フコトナシ、尤米穀ノ糶糴ハ假ニ其ノ禁ヲ開キ、他國他領へ糶スルトモ禁スルコトナシ、若シ其ノ年凶飢ナラハ嚴禁セサルコトヲ得ス、金銀甚少ク又鈔幣モ漸クニ減シ、世間一統差支フルコト多カルヘケレトモ、是レヲ凌クトキハ儉素ノ風大ニ起ルヘシ、且當今ノ御拂大豆、御拂判紙ノ法ヲ推廣シテ布帛鹽蠟ノ類、日用闕クヘカラサルモノハ、支配支配へ訴へ出ツレハ祿米ノ内ヲ變シテ是レヲ給スル也、是レヲ給スルニハ會所ヲ建テ官吏ヲ置キテ是レヲ司ラシム、此ノ會所ハ民調ヲ取り集メ置キ世間ノ大ニ差支フル者ヲ救フ爲ナリ、然レトモ此ノ會

所ニ於テ不足ノ品ハ民間市塵及ヒ海船ヨリ買得シ、有餘ノ物ハ又賣リ、又賣リ出ササルコトヲ得ス、然レハ數年ノ後自カラ常平均輸ノ意ニモ當ルナリ、是ニ於テ商賈頗ル屈スルニ至ラン、若シ屈セハ訴へ出ツヘシト豫テ令シ置キ、其ノ訴へ出テタル者ハ男女老幼トナク皆此ノ會所中ニ養ヒ、夫々相當ノ工作ヲ授ケテ其ノ産ヲ營セシム、余カ思フ所右ノ如シ、然レトモ是レ尋常俗吏輩ノ能ク行フ所ニ非ス、所謂英斷寬裕、其ノ人豈得易カラシヤ、姑ク錄シテ畫餅トナスノミ、然レトモ世果シテ識者アラハ豈爲ニ心ヲ動ササルコトヲ得ンヤ

唐鑑卷十五、陸贄奏請^{シテ}均^{セシ}節財賦^ヲ、凡六條、其二請^フ兩稅^ヲ以^テ布帛^ニ爲^シ額^ト、不^レ計^ス錢數^ヲ、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レ爲^ル也、錢貨者、官之所^レ爲^ル也、是以國

朝著^シ令^ヲ租^ニ出^シ穀^ヲ庸^ニ出^シ絹^ヲ調^ニ出^シ繒^ヲ縞^ヲ布^ヲ曷^ツ嘗^テ有^ラ禁^シ人^ノ鑄^ル錢^ヲ而^シ以^テ錢^ヲ爲^ス賦^ト者^ト哉[、]今^ノ之^ノ兩^稅獨^異舊^章但^ト估^ル資^産爲^ス差^ト便^ニ以^テ錢^ヲ穀^ニ定^メ稅^ト臨^シ時^ニ折^リ徵^シ雜^物每^ニ歲^ニ色^目頗^ル殊^ル惟^リ計^ニ求^ル得^ル之^ノ利^宜靡^シ論^ス供^ノ辨^之難^易所^レ徵^ス非^ズ所^レ業^ト所^レ業^ト非^ズ所^レ徵^ト遂^ニ或^ハ增^シ價^ヲ以^テ買^フ其^ノ所^ニ無^キ減^シ價^ヲ以^テ賣^ル其^ノ所^ニ有^ル一^増一^減耗^損已^ニ多^シ望^ム勘^ハ會^シ諸^州初^ニ納^ル兩^稅年^布定^估比^ニ類^シ當^今時^價加^レ賤^減貴^酌取^シ其^中總^ニ計^シ合^稅之^ノ錢^ヲ折^シ爲^ス布^帛之^ノ數^ト余^曾テ粗^ニ通^鑑ヲ一^讀セシカ細^カニ記^憶セ^ス又^陸宣^公奏^議ノ如^キモ未^タ曾^テ目^ヲ經^ス初^メ唯^臆ヲ以^テ云^々セシナリ後^范淳^夫ノ唐^鑑ヲ讀^ミテ千^古同^情ナルヲ知^リ欣^躍ニ堪^ヘス益^私說^ノ理^{アル}ヲ信^ス淳^夫ノ論^モ亦^善シ就^キテ見^ルヘシ扱^宣公^ノ奏^ノ大^意ヲ約^シテ云^ハハ總^ニ計^シ合^稅之^ノ錢^ヲ折^シ爲^ス布^帛之^ノ數^ト

ト云フ、是^レ其^ノ法^{ナリ}穀^帛人^之所^レ爲^也錢^貨官^之所^レ爲^也ト云フ、是^レ其^ノ說^{ナリ}所^レ徵^ス非^ズ所^レ業^ト所^レ業^ト非^ズ所^レ徵^ト云^ヒ一^増一^減耗^損已^ニ多^シト云^フハ從^前ノ弊^{ナリ}細^カニ是^レヲ味^ハハ余^カ言^フ所^宣公^已ニ先^ツ是^レヲ言^{ヘリ}余^又曾^テ謂^ヘラ^ク穀^賤ケ^レハ農^ヲ傷^フト云^フコト空^論ナリ何^トナ^レハ穀^賤ケ^レハ飢^渴ノ患^{ナシ}且^棉ノ值^モ穀^ニ準^スル^{モノ}ナ^レハ寒^凍ノ恐^レモナ^シ其^ノ餘^ノ物^ハ皆^榮耀^ノ翫^物ニ^テ民^生ニ關^係ア^ラサ^レハ穀^賤ク^シテ民^間錢^貨乏^シト云^フトモ飢^寒サ^ヘナ^クハ外^ニ憂^フヘ^キコトナ^シト因^テ此^ノ說^ヲ以^テ老^農森^田忠^助ニ質^ス忠^助大^ニ然^ラスト云^フ其^ノ說^ニ云^ク當^今民^間御^馳走^ノ重^キコト甚^シ往^々六^七ニモ及^ヘリ然^レトモ民^尙且^々太^平ヲ樂^ムコトヲ得^ルハ幸^ニ米

穀ノ値甚賤シカラサルヲ以テノミ、若シ不幸ニシテ穀値大ニ下落セハ、何ヲ以テ金方ノ上納ヲ濟スヘキヤ、往時乙酉丙申ノ饑饉民變等モ御馳走ノ重キハ今ト大庭徑アルニ非ス、但シ穀價是レヨリ前ニ甚下落セシヲ以テノミ、嗚呼危キカナト、余是ニ於テ豁然トシテ穀値下落ノ害ヲ悟レリ、然レトモ上ニ云々スル如ク金方ノ上納ヲ禁絶スルトキハ、最早穀値ノ下落ヲ憂ヒサル也、若シ乃金錢ヲ出サシメテ百姓ノ苗字帶刀等ヲ免スニ至リテハ、其ノ秕弊更ニ大ナリ、此ノ事休マサレハ貴穀賤金ノ風ハ決シテ興ラサルナリ

子孫教戒

此ノ書已ニ夙起夜寐ヲ以テ大綱トシ、下八篇ヲ以テ其ノ細目トス、武士

ノ道是ニ至リテ略備ハレリ、結末一篇乃子孫教戒ヲ論ズ、而シテ其ノ義ハ大抵前九篇ニ云ヘリ、但前九篇ノ己ニ行フモノヲ以テ是レヲ子孫永永世ニ傳フヘシト云フ、是レ此ノ篇ノ主意ナリ、其ノ言ニ云ク、我身既沒、而嗣子放僻、則家絶身滅トハ、何等ノ憂思深遠ソヤ、余曾テ七生說ヲ作りテ云ク、余不肖存ニ聖賢之心、立ニ忠孝之志、以下張ニ國威、滅中海賊、爲己任、必也使後之人亦觀乎余而興起、至子七生而後爲可耳矣トハ、實ニ先師ノ遺教ヲ奉スル也、凡大丈夫ト生レテハ是レ程ノ志立ナクテハ人ト生レタル詮ハナキコトナリ、今ヤ皇道衰微シ國威廢弛シテ、醜夷陸梁スト雖、安ソ堂々タル神國ノ斯ノ如クニテ終ハルコトアラシヤ、然レハ吾儕蟲豸ノ微ト雖武道ヲ講究シテ其ノ時ヲ待タンニハ、天地神明ナト

カ其ノ心ヲ照覽シ給ハサラメヤ、子孫ノ教戒ハ言フ迄モナキコト也、推シテ宗族郷里ノ子弟ニ至ルマテ吾カ丹心精血ヲ瀝キテ其ノ肺腑ニ徹シ其ノ天性ノ良智ヲ感發セシメ、彌次ニ繼キ繼キテ千萬世絶ユルコトナクセサルヘケンヤ、扱其ノ教戒ノ大本、武道ノ眼目ハ大丈夫トナルコト也、大丈夫ノ事ハ孟子ニテ善ク知レテアリ、何分富貴ニテ淫シ、貧賤ニテ移リ威武ニテ屈スル人ニテハ、事ニ臨ミテ何ノ恃ミトモナラヌ也、何ソ國威ヲ張り海賊ヲ滅スルノ任ニ堪ヘンヤ、而シテ此ノ事易キニ似テ甚難シ、余カ安藝ノ浮屠師默霖史狂子ニ心服スルハ實ニ此ノ事ノミ、凡淫ト移ト屈トニハ人々ニ因テ淺深輕重アリ、其ノ淺者輕者ニ至リテハ已ニ共ニ語ルヘク共ニ道ニ進ムヘキノ人也、又自然ニ出ツルアリ、勉強ニ出ツルアリ、

自然ニ出ツル者ハ輒ク得ヘカラス、其ノ次ハ勉強ニ出ツル者前路頼モシキ人ナリ、余和漢古今ヲ歴觀スルニ、忠臣孝子何ソ甚多キヤ、然レトモ大丈夫ノ三字ヲ以テ是レヲ括スルニ足レリ、然レハ士者以テ大丈夫ニ爲レ勇ト云フコト、日夜朝暮ニ姑クモ忘ルヘキコトニ非ス、豈教戒ノ大本、武道ノ眼目ニ非スヤ、女子ノ教戒ノ事、先師ノ深意尤味フヘシ、夫婦ハ人倫ノ大綱ニテ父子兄弟ノ由テ生スル所ナレハ、一家盛衰治亂ノ界全ク茲ニアリ、故ニ先ツ女子ヲ教戒セスハアルヘカラス、男子何程剛腸ニシテ武士道ヲ守ルトモ、婦人道ヲ失フトキハ一家治マラス、子孫ノ教戒亦廢絶スルニ至ル、豈慎マサルヘケンヤ、而シテ輒近女子ノ教戒ヲ以テ重事トスル者アルコトヲ聞カス、蓋女教大略三様アリ、先ツ源氏物語、伊勢物

語等ノ俗書淫佚ノ事ヲ以テ教トスルハ、是レ先師ノ深ク嘆スル所ニシテ教トスルニ足ラス、然レトモ此ノ類只今ニテ貴人大家ニハ或ハアラン、平士以下ニテハ甚少ナシ、但和歌俳諧茶湯等ノ遊藝ヲ以テ娛ミトスル者ハ間、是レアリ、是レ亦其ノ類ナリ、又貝原氏ノ書、或ハ心學者流ノ書等ヲ以テ教トスルアリ、是レ尤正シク尤善シ、然レトモ柔順幽閑清苦儉素ノ教ハアレトモ、節烈果斷ノ訓ニ乏シ、大平無事ノ時ハ是レニテ餘リアレトモ、變故ノ際ニ貞操峻節ヲ勵スニ至リテハ未タ足レリトセス、獨リ先師ノ教、以テ柔順ニ爲レ用、以テ果斷ニ爲レ制ト云フモノ兩ナカラ全シト謂フヘシ、又爲ニ士之妻室者、士常在レ朝而不知レ内、故代レ夫戒ニ家業ニ豈以テ懦弱乎ト云フハ、實ニ至言ナリ、且漢唐之間、守レ義死レ節之女、皇國武將之

妻室、以テ盛衰ニ不レ改レ節、以テ存亡ニ不レ易レ心、或當レ賊、或死レ敵ヲ以テ證トス、其ノ意更ニ明ナリ、漢唐ト云フハ註ニ據レハ列女傳小學等ニ載スル所ヲ斥スト見エタリ、列女傳ハ余未タ本書ヲ見ス、小學ニテハ漢ノ陳孝婦、曹文叔妻、唐鄭義宗妻、奉天寶氏二女等也、就キテ見ルヘシ、又後漢書列女傳ニ載スル皇甫規ノ妻、董卓ヲ罵リテ節ニ車下ニ死シ、樂羊子ノ妻、盜ヲ拒ミ姑ニ代ハリテ刎頸シテ死スルノ類、其他尙苦節烈行甚夥シ、又明清間ノ史集ヲ閱スルニ、貞婦烈女極メテ多シ、皇國武將ノ妻室ト云フハ武田勝頼ノ妻北條氏、細川忠興ノ妻明智氏、柴田勝家ノ妻織田氏、蒲生氏郷ノ妻明智氏ナトノ類ヲ指スニヤ、其ノ外結城親光、楠正成、菊池寂阿等ノ妻、義朝義經等ノ妾ノ類、古今枚舉ニ暇アラス、願クハ和漢古

今ニ互リ此ノ種ノ人ヲ妙選シ、雄勁明暢ノ筆ヲ倩リテ國語ヲ以テ其ノ傳ヲ綴リ、頗ル是レニ論斷ヲ加ヘ以テ女子ノ龜鑑トセハ、甚美舉ト謂フヘシ前ニ引ク所ノ列女傳、小學等漢文ニテ女子ノ講讀ニ便ナラス、皇國婦女ノ事、責而者草ニ列女ノ傳アルヲ見ル、甚善シ、但收ムル所ノ人數甚寡キヲ恨ム、近日人アリ本朝女鑑ノ闕本ヲ示ス、其ノ體裁先ツ吾カ心ヲ獲タリ、未タ全豹ヲ窺ハスト云フトモ、亦其ノ一斑ヲ得タリ、但其ノ中、光明皇后等ノ事ヲ載ス、余甚喜ハス、然レトモ其ノ外收ムル所ハ皆女子ノ鑑トスヘキモノナリ、余從來此ノ事ニ心アリト云フトモ未タ多ク此ノ種ノ書ヲ搜索スルニ暇アラス、思フニ其ノ撰、其ノ文、並ニ吾カ心ヲ獲タルモノアリテ未タ見ルニ及ハサルモアルヘシ、抑、古語ニ忠臣不レ事_レ二君_一ヲ以テ

烈女不_レ更_レ二夫_一ト對シテ云フ、其ノ意極メテ深シ、上ニ云ヘル後漢書列女傳中、曹世叔妻ノ傳ニ女誡七篇ヲ載ス、極メテ善シ、其ノ中ニ烈女ノ義ヲ論シテ曰ク、禮、夫有_レ再娶之義、婦無_レ二適之文_一又曰ク、得_レ意一人、是謂_レ永畢、失_レ意一人、是謂_レ永訖ト、蓋婦人ハ夫ヲ以テ天トシ一適シテ改メス、猶人臣ノ君ニ事フルト異ルコトナシ、今ノ俗猶能ク婚禮ニハ檳榔樹ノ上張、褐_{カチン}ノ上下ヲ着ケ、婦人已ニ嫁スレハ齒ニ塗ルニ鐵漿ヲ以テス、皆其ノ意、深黒不變ノ色ニ象リ、一適不改ノ義ヲ取ルトナリ、然レトモ今世淫佚ノ婦ハ往々聞クコトアレトモ、貞烈ノ婦ニ至リテハ寥々乎トシテ響ヲ絶ス、然レハ禮儀聊其ノ舊ヲ存スト雖、其ノ義ハ已ニ泯沒セリ、余常ニ竊ニ是レヲ過憂シテ亂亡ノ先兆トス、何トナレハ、物各、類ア

リ、故ニ忠臣ヲ求ムルハ孝子ノ門ニ於テスト云ヘリ、節モ亦忠孝ノ類ニ非スヤ、然レハ今世貞烈ノ婦ニ乏シキ所以ハ、父兄ノ教戒至ラサルナリ父兄ノ教戒至ラサル所以ハ、其ノ自ラ君父ニ事フル忠孝ノ心ナケレハ也、今時平ニ國安ケレハ宴安ニ其ノ日ヲ送り、祿ヲ辭シ官ヲ罷メ去リテ他邦ニ往ク者アルコトナシ、然レトモ是レヲ以テ遽ニ其ノ二君ニ事ヘサルノ忠心ヲ信スルニ足ランヤ、滔々タル父兄、要皆其ノ忠心ナシ、故ニ兒女其ノ教戒ヲ聽カス、兒女其ノ教戒ヲ聽カス、故ニ人ノ妻トナリテ貞烈ノ節顯レス、人ノ母トナリテ其ノ子ヲ教戒スルコトヲ知ラス、是レ父兄女孫矇昧ニシテ無教戒ノ世界ニ生死スルナリ、是ニ於テカ烈女ナク忠臣ナシ、今日二三夫四五夫ヲ更ヘテ耻チサルノ子孫ハ、異日必二三君四五君ニ事

ヘテ計ヲ得タリトスルノ臣僕ナリ、歐陽公、王凝カ妻ノ事ヲ引キテ馮道ヲ議ス、其ノ深意亦推シテ知ルヘシ、有志ノ士念ヲ起シテ茲ニ至ラハ、安ソ惻然惕然女子ノ教戒ニ眷々セサルコトヲ得ンヤ、有志ノ士眞ニ今ノ弊ヲ救ハントナラハ、先ツ其ノ妻其ノ女ヲ教戒スルニ、前ニ云ヘル古列女ノ事蹟ヲ以テシ、殊更叮嚀ニ二夫ヲ更ヘサルノ大義ヲ教戒シ置キ、其ノ子歸ニ臨ミテハ、又此ノ義ヲ揭示シテ、且夫家萬々居ルニ堪ヘサルコトアラハ自盡スルノ外、天地間別道アルコトナキヲ教戒スヘシ、若シ敢テ親家ニ大歸スル者アラハ、忍ヒサルコトナレトモ父兄逼リテ自盡サスヘシ、是レ程ノ事ナレハ最初擇婿ノ時モ勿論苟且ナルコトナカルヘシ、又其ノ女子ニサヘカク大義ヲ責ムル程ノ父兄ナレハ、其ノ君ニ事フルノ忠、

最甲斐甲斐敷事共也、唯有志ノ士深察遠思セヨ。
 女子ノ教戒ニ付別ニ一策アリ、是レハ國政上ノ事ナレハ容易ニ論スヘキ
 ニ非サレトモ、事ノ因ミニ茲ニ附録ス、國中ニ於テ一箇ノ尼房ノ如キモ
 ノヲ起シ、女學校ト號シ、士大夫ノ寡婦年齢四五十以上ニテ、貞節素顯
 レ學問ニ通シ女工ヲ能クスル者數名ヲ選舉シテ、女學校ノ師長トナシ、
 學校中ニ寄宿セシメ、扱士大夫ノ女子八歳若クハ十歳以上ノ者ハ日々學
 校ニ出タシ、願ニ依リテハ寄宿モ許シ、專ラ手習學問女工ノ事ヲ練熟セ
 シムヘシ、教法極メテ嚴整ヲ要ス、曹大家ノ女誡ニ女子ノ教學ナキヲ嘆
 シテ、禮、八歳始教ニ之書ニ十五而至ニ於學ニ矣、獨不可依レ此以爲則哉
 ト云ヘリ、先ツ吾カ心ヲ獲タリト謂フヘシ、且又此ノ女學校ヲ起ストキ

ハ漢書ニ云フ如ク、婦人同レ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ニ四十五日、必相從
 者、所以下以省^キ費^ス燎^ラ火^ヲ同^ニ巧拙^ヲ而合^{スル}習俗^上也、益モアルヘシ、又更ニ進ミ
 テ是レヲ云ハハ、周南召南ノ化モ關雎葛覃ノ風ニ原クコトナレハ、女教
 ノ本ハ恐レナカラ君公ノ後宮ヨリ始ムヘシ、後宮ニ貞節ニシテ學問アル
 コト、曹大家ヤ宋若昭ノ如キ婦女ヲ得テ女官トナシ、古昔諸侯ノ夫人蠶
 纈シテ衣服ヲ爲リ、自ラ宗廟ノ盛ヲ春ク等ノ故事ヲ考究シ、儉勤貞靜ヲ以
 テ一國ノ女教ヲ率ユヘシ、凡生ヲ天地間ニ稟クル者、貴トナク賤トナク
 男トナク、女トナク、一人ノ逸居スル者ナク、一人ノ無教ナル者ナシ、
 然ル後始メテ古道ニ合フト謂フヘシ、今ノ有司何ソ此ノ議ヲ建白シテ施
 行セサル、有志ノ士幸ニ其ノ當否ヲ正セ

余上ニ論スル所ヲ以テ叔父玉先生ニ質ス、先生擊節シテ云ク、女教ノ說極メテ是ナリ、余固ヨリ茲ニ志アリ、因テ往年伊勢人津坂孝綽ノ武家女鑑三卷ヲ買ヒ得テ家ニ藏ス、此ノ書甚佳ナリ、婦女ノ爲ニ是レヲ讀ムニ感激セサルハナシト、乃乞ヒテ一讀スルニ其ノ文其ノ撰全ク余カ意ヲ獲タリ、孝綽ノ序ニ依レハ、姬鑑ノ書ハ中村惕齋先生ノ著ス所ニシテ、異邦古代ノ人ヲ舉ケ本邦ノ事ニ至リテハ僅僅附見スルノミナリト、然レハ婦人女子ヲ教諭スルニハ稍、迂濶ナルヘシ、然レトモ惕齋ハ一時ノ純儒ナレハ定メテ裨益多キ書ナルヘシ、未タ見サルヲ惜ム、又瀬能氏所藏ノ本朝列女傳十卷ヲ借讀ス、寛文明曆ノ際黒澤弘忠ト云フ人ノ著、后妃夫人ニ始マリ奇女神女ニ終ハル、通計二百一十七人ヲ載ス、亦備ハレリト謂フ

ヘシ、但其ノ文漢様ニ模シテ甚工ナラス、載スル所正道ニ詭フモノ多シ、又異端ニ陷ルモノアリ、怪妄ニ屬スルモノアリ、然レトモ採擇ハ其ノ人ニ存ス、又何ソ其ノ文ノ拙ヲ嫌ハンヤ、且其ノ間評論ニ至リテハ補益アルモノ多シ、何ソ遽ニ輕視スルコトヲ得ンヤ、此ノ種ノ書尙廣ク需ムヘシ

總目錄

此ノ一篇ハ小學ノ終篇トスヘシ、別ニ一卷ト思フコトナカレ、其ノ證ハ自序ニ門人等所ニ輯録スル武教小學、始著ニ其教戒、終次ニ其序品トアルニテ知ルヘシ、教戒ハ即上ノ十篇也、序品ハ即此ノ篇ナリ、素水ノ刻本ニ子孫教戒ノ末ニ武教小學終トアルハ非ナリ、吾カ家ノ藏本ニ此ノ五字ナキ

ヲ善シトス、若シ強イテ此ノ五字ヲ置カント欲セハ總目錄ノ末ニ移スヘシ、抑々總目錄ヲ以テ武教ノ大綱及ヒ先師ノ學則ヲ窺フヘシ、竊ニ按スルニ先師ノ學ハ博ヨリ約ニ入ルモノニシテ、其ノ學則ニ至リテハ約ヨリ博ニ達スル如クシタルモノナリ、學者博約ノ際ニ於テ得ルコトアラハ、左右原ニ逢フ何ノ疑カアラン、先ツ先師ノ博ヲ知ラントナラハ、一部ノ語類ヲ讀ミテモ知ルヘシ、而シテ其ノ約ハ乃聖教要錄ニアリ、是レ經術ノ博約ヲ云フ、其ノ兵法ニ於ケルヲ見ントナラハ、末書結要本雌鑑雄鑑用法ヨリ漢士諸家ノ說ヲ約シテ雄備集トナシ、武教要錄トナシ、更ニ約シテ武教全書トナス、然レトモ學者尙其ノ約ヲ知ラザランコトヲ恐レテ門下ノ諸子乃總目錄ヲ編スル也、若シ夫レ全書中、編々自カラ博アリ約

アリ、而シテ其ノ最約ナルハ全部ノ歸宿ハ序段ノ謀略、智略、計策、戰法ノ三戰ニアルモノ是レナリ、是レヲ以テ先師ノ學則ヲ知ルヘシ、學者苟モ全部ヲ精究シ、然ル後孫吳尉李ノ書ニ及ヒ、又和漢古今ノ典籍ヲ博覽シ、本末ヲ尋ネ源流ヲ窮ムルトキハ、經史子集幾萬卷ノ書ハ、皆全書八卷ノ註脚ニシテ、即謀智計三戰ノ註脚トナリ、更ニ約シテ吾カ方寸ノ外ニ出ツルナキヲ知ラン、是レヲ學ノ極功トス、余素ヨリ此ノ見ヲ持セシニ、嘉永戊申ノ歲、明倫館再興ノ時、諸學藝皆等級ノ次第ヲ定メ試業ニ便スヘキノ旨アリ、就レ中兵學ハ一騎前、將略等ヲ以テ是レヲ分ツヘシトノコトナリ、余乃四等ヲ定ム、初等ハ幼童句讀ノ科也、中等ハ先師ノ書ヲ講究スルノ科也、此ノ等更ニ二科ヲ分チテ略、長沼氏傳授ノ意ニ

倣ヒ、小學及ヒ侍用武功、選功、法令、斥候ヲ以テ一騎前ノ學トシ、全書一部ヲ通シテ研究スルヲ主道、將略ノ學トス、初中二等ハ乃所謂約ナリ、上等ハ諸家涉獵ノ科ニシテ乃所謂博ナリ、最上等ハ諸家ノ博ヲ究メ全書ノ約ニ反ル科ニシテ、所謂左右原ニ逢フノ地位ニ至リ兵學ノ大成スル所ナリ、博約ノ說ハ孔孟以來已ニ揭ケテ學則トス、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テ以弗畔矣夫、顏淵曰、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孔孟ノ說斯ノ如クニシテ孟子反說ノ意尤味フヘシ、是レ余カ先師ノ學則ヲ窺フ所ナリ、武教ノ大綱ヲ目錄ニテ略見ルヘシト云フハ、凡先師ノ用意ハ專ラ篇次ニアリ、故ニ目錄ヲ以テ篇次ヲ翫ヒテ其ノ大綱ヲ知ルヘシ、李衛公攻

守ヲ論シテ云ク、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又云ク、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故ニ武教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ヨリ初メ、戰勝攻守ノ術ニ至ルマテ包マサルコトナク、天子諸侯ヨリ一士一卒ニ至ルマテ、學ヒテ不可ナルアルコトナシ、是レ其ノ大意也、近世談兵家はレヲ知ラスシテ異端曲說ニ陷ルノ弊ハ、自序是レヲ詳論ス、其ノ所ニテ尙モ講スヘシ、又武教ノ外ニ更ニ儒道モ經術モアルコトナシ、武道經術ハ皆武教中ノ事也、此ノ論ハ序段ノ首、題號ノ武教ヲ講スル所ニテ説クヘシ、上ニ云ヘル如ク、修齊、治平、戰勝攻取、君道、將法、士卒ノ事、皆此ノ八冊ニ括シテ、一篇ノ目錄又八冊ヲ括スル也、篇次ノ大意ヲ云ハ、序段ハ謀略、智略、計策ノ三ツニ

テ、全部ノ歸宿スル所ヲ約說シテ篇首ニ置クモノナリ、孫子始計篇ト全ク相表裡シテ古今數アル大文字也、余ヲ以テ是レヲ窺ヘハ、一篇ノ大學ニ比スルニ更ニ著實該備ヲ覺ユ、主本ハ是レ全書ノ首篇也、專ラ治平ノ道ヲ論ス、全書ヲ讀マン者、此ノ篇ヲ讀ミテ兵ハ人主ノ大道ニシテ一士卒ノ私言ニ非サルコトヲ悟リ、慨然トシテ國天下ヲ以テ自ラ任スヘシ、是レ根本也、其ノ次ハ選將也、天下ノ大ナル人主一人ノ能ク自ラ治ムル所ニ非ス、故ニ必賢材ヲ選ミテ諸事ヲ分治セシム、是レ選將也、已ニ將アリ、其ノ次ハ平士ヲ選用スヘシ、是レ用士也、將アリ士アリ是ニ於テ其ノ職制ヲ詳論ス、是レ武者分也、制法ハ是レ金鼓旌旗ノ制法ヲ論ス、選功ハ是レ戰士ノ功過ヲ議ス、並ニ皆平素ニ設クヘキコトナレハ内習ノ

前ニ置ク、而シテ更ニ内習アリ、其ノ次ハ軍禮、法令、亦是レ平素ニ設クヘキコトナレハ内習ノ後ニ置ク也、以上九篇皆人事ノ最急ナルモノ、而シテ主本ハ全部ノ骨子、最九篇ノ骨子ナリ、選將、用士、武者分、是レニ隸ス、後五篇中、内習ヲ主トス、而シテ内習又明ニ主本ニ原ツク、九篇已ニ人事ヲ言フ其ノ次、乃天官、地形ヲ論シテ兵ノ助ケヲ知ラシメ、斥候、侍用武功、用間、其ノ事ハ則一士卒ノ任ニシテ、其ノ用ハ則主ノ方寸ニ存ス、且主ノ士卒ヲ教育スル其ノ術多端ナリト云フトモ、小學ノ外此ノ三篇及ヒ上ノ選功、法令等ヲ以テスヘキハ固ヨリナリ、故ニ余嚮ニ等級ヲ作り一騎前ノ學ヲ揭示スルニ此ノ數篇ヲ以テス、是レ亦由ラシムルノ法ニシテ、知ラシムルノ道ニ非ス、豪傑ノ士眞ニ善ク此ノ書ヲ

讀ムトキハ、自カラ全書篇次ノ主旨余カ等級ノ次序ト並ヒ行ハレテ戻ラサルヲ知ラン、練陣、行軍、營法、城築、四ツノモノハ是レヲ平素ニ設ケテ是レヲ臨變ニ施スモノニシテ、動靜ヲ包ネ體用ヲ兼ヌル也、用間以上ハ多クハ是レ平素ノ事也、靜也、體也、客戰以下ハ多クハ是レ臨變ノ事也、動也、用也、此ノ四篇正ニ其ノ中間ニ置ク、其ノ意知ルヘシ、然レトモ靜中動アリ動中靜アリ體中用アリ用中體アリ、平素臨變互ニ其ノ功用ヲ見ル、故ニ已ニ其ノ分別アルヲ知ラハ又其ノ合一ナルヲ悟ルヘシ、客主以下十六戰其ノ先後ノ次序備サニ妙思ヲ藏ス、今悉ク述フルニ暇アラス、姑ク其ノ最重ノモノヲ云ハハ、客主二篇ニアリ、而シテ主ヲ後ニシテ客ヲ先ニスルモノ舊來其ノ說ヲ傳フ極メテ道理アリ、凡退守ノ

法ハ進取ノ略ナクシテハ萬々出來ヌコトナリ、今ノ時ニ當リ砲臺ヲ築キ砲門ヲ鑄テ、海岸防禦、異賊手當ナト罵ル位ノ怯懦ニテハ、逆モ神州ノ保全ハ出來ヌナリ、早ク偷安ノ習ヲ止メ、四夷出征ノ策ヲ定メスンハアルヘカラス、是レ客主先後ノ義ニシテ、攻守ノ先後其ノ他每篇中、往々其ノ意ヲ見ル、是レ固ヨリ人主ノ任也、乃一士卒ト云フトモ此ノ書ヲ讀ミ此ノ旨ヲ悟ラハ、人主ニ謁見シテ鄙見ヲ獻納シ、其ノ萬一ヲ裨補スルコトヲ思フヘシ、戰法ハ是レ十六戰ノ精義、乃全部ノ精義、序段ト對照シテ體用動靜並ニ其ノ深意ヲ悟ラハ、人主ノ道是ニ於テ大ニ備ハレリト謂フヘシ、兵具ノ一篇、器械醫療ノ雜事、全部ノ漏闕ヲ補フテ附録トス、亦一騎前學ノ流裔ナリ、全書中凡テ是等ノ枝葉ノ事ニ及フモノハ、皆專

門ノ材ヲ養ヒテ其ノ用ニ供スルノ端ヲ發スルナリ、自序ニ論スル所ヲ考ヘヨ、抑、序段ノ謀略ハ知レ己也、智略ハ知レ彼也、計策ハ應レ變也、是レヲ全部ニテ論セハ、城築以上ハ謀略ナリ、客戰以下ハ計策ナリ、其ノ間、斥候、用間等ハ專ラ智略ヲ説クナリ、是レ其ノ大概ニシテ、其ノ實ハ篇々此ノ三ツノモノアリ、心ヲ附クヘシ

丙辰臘月念二日具稿

吉田 矩方

武教講錄 終

加藤肥州以ニ勇武之資。際ニ豊公雄飛之時。戰勝攻取。所向無前。鬼將軍之名。震懾海外。而讒人簧舌。殆陷奇禍。自非有下豊公之明能悟其冤。其吞恨入地。亦未可レ知也。及ニ秀頼繼立。德川氏威望既遍天下。獨肥州不レ忘ニ豊公舊誼。終身輔ニ翼幼主。以ニ託孤。自任。其忠義大節。雖下與二月一爭光可也。頃讀ニ矢野氏所著磯城之探湯中肥州記事。論述頗精確。又多收ニ逸事遺聞。仁慈之深。智謀之周。歷々於紙上。少壯之士。能讀ニ此書。以砥ニ礪志氣。鞭ニ撻懦頑。則於ニ我武士道。其所ニ裨補。豈淺少乎哉。

明治四十二年三月

源 希典題

第三卷

乃木將軍題辭

矢野玄道翁著

加藤清正公逸事

加藤清正公逸事

平朝臣玄道敬述

からびともおびえまどへるとらすらも

ねづみのためにからきめをみし

此の朝臣は大職冠公の裔にて忠宗中納言十一代の孫加藤四郎頼方といふ人尾張國愛智郡中村に住みたり。其の裔孫清忠（犬山城に住み齋藤山城守に屬し織田殿と犬山に戦ひて死す）の二男にて永祿五年六月二十四日に誕生し幼名を虎之助と稱しき。生質廉直かつ智勇ともに衆人に邁れ豊

加藤清正公逸事

太閤の外戚の親に依りて常に旗下に陪従して鳥取城冠之城山崎及志津ヶ嶽を初めて數ヶ所の戦ひに高名を顯はされ（その一を云へば清正記に天正九年三月三日信長公秀吉公を安土へ召され播磨國を給はり中國の探題職を下されたり。同六月二十五日因幡の國鳥取の城攻の刻秀吉公彼の城を見廻り給ひ地の利能き城なり。容易く攻崩すべきやうなし。遠卷にすべし搦手の體を見て參れと蜂須賀彦右衛門を召されて委しく彼に仰せ含めけり。秀吉公何と思召しけん。加藤虎之助も彦右衛門と同前に參れとの仰せなり。虎之助彦右衛門に申されけるは城の體を見るに東の森の蔭に伏兵有るべし。老功の人にいかんなれど足輕二三十人も召連れまじくやと申さる。彦右衛門返答に氣のきいたる人かな我度々筒様の所見覺え

たり。何のさ、はりもあるまじ。急ぎ乗候へと城を左に見て搦手の様子見られける案の如く森の内より敵二十人計鎗おつ取りおつとり出ければ彦右衛門虎之助々と聲をかく。虎之助常々半弓をえたりければ腰に付たる半弓おつとり掛る敵を射拂ひ射拂ひ彦右衛門と言葉を掛。敵も半弓に射立られ手負數多出來少ししらみためらふ所に虎之助馬よりおり跡たつてのく敵一人打止め首をとり袋に入れ彦右衛門も敵一人討取り兩人共に馬に乗り秀吉公の御前さして參られけり。秀吉公はや其の體を御覽じて伏兵有りて手に合て高名したるか。參れ〜との御誼也。彦右衛門御前へ參りせり合の様子並に城の體を委細に言上申されければ仰には虎之助若輩たりと雖も目も心もきゝたるしかた。今日の働き彦右衛門に拔群

加藤清正公逸事

ましたりと御手づから金一すくひ給はり加増の領知を給はる。御感書に云々) 天正十三年の秋初めて主計頭に任じ十六年閏五月肥後國二十五萬石を賜りて移らる。此時行長も(同國にて)二十四萬石を賜りて彼の地に住めり。朝臣は國に就きて苛政を改め命を受けぬ者は誅なひなどして領内よく治りしに行長が領は反人多く平けがてにしを援兵を乞ひ得て此のぬしの力にて捷ち得たるを行長かつて厚く禮謝も爲さざりしよりぞ中あしく成られしとぞ。此も清正記に陸奥守文道を知らずして武道に伐りて仁政に背きたる事必せり。然る故に秀吉公彼が不義非禮なる事有りて其器に當らざる事を見及び給ひ誠に仰出されしなり。右の條々を承り彌大國を治むるには文を本とし豪傑の士を撫て孝弟を興すを大本とし

て慈悲を以て治むるならば安々と靜に萬民歸服すべき事を掌に掬り肥後國を拜領仕り度旨を望み申されたる事也。清正其時は知行三千石にて二十七の年の事なる故倍々及ばざる望み仕りたる大氣者かなと諸人目ひき鼻をひき嘲りたるに秀吉公聞召老功の陸奥守さへ治めかねたる大國を若輩なる主計頭が望み候ふはいかさま此の者は必定可レ治者なり。内々見置きたる事有りと仰せられ肥後國中に於て二十五萬石下し置かれ候ふとの御朱印頂戴致し數日に移さず大軍を引連れ入國いたし早速熊本へ着城有りたる也諸勢の中に羽翼の臣三十七騎ありし也右の三十七騎の者其の節俄に抱へられたるは一人もなし三千石の身上にて内々扶持し置かれ候ふ心根愚慮にはかり難き事也。案の如く入部ありたる翌日より國

人混々と歸服して城共を相渡し一合戦もせずして一揆悉く退治して國中平均に治りし也。また本渡の戦を記して云はく。本丸まで攻入りたる時敵三十人程具足甲を着て鎧長刀を持ちて撞と切つて出でたるを追取り包みて一人も洩らさず討捕りて見れば男は一人もなく皆女人なりける故に首をとらず斬捨てける。此の時手疵負ひたる者五七人有りけるを傍にて申しけるはいかに働くとも女人に斬られ突かれたるはよわきやうに取り汰沙しけるを清正聞召。定めて是は不吟味なる若輩共の申分なるべし。女人は遁れがたき所にても命を惜むが世以て習ひなるに死を輕んじ思切つて出でたる心中は却りて男子より堅固なるべし。手疵負ひたる事も越度ならず。去りながら働男程有間布き事なれば高名には成し難

し。然りと雖も一人も不洩討捨てたるは一段と氣味能しと仰せられたる也。また此城を乗取りたる時或若武者刀脇指の鞘を金のしつけにて指したるが城の扉に手を掛け乗越すべきとする所に何者やらむ二人來て後より尻を押しあげるに此者は我を助け侍る味方と思ひいかにも悦び則ち城中へ乗込み落城の後小屋へ歸りて見れば刀脇指の鞘の延付の金を半分過切廻して取られたり。是を諸人の沙汰しけるは腰に指したる刀脇指の鞘を切つて取らるゝを知らざるは不覺なる由言れり。清正聞給ひて是猶以て愚なる申分也。此者の城内へ乗入るべきと思ふ志深き故に後を省ざるは一段と能き働也。古語にも逐鹿獵師山をみずと有り。さりながら陣中に金延付の刀脇指さしたるは若輩故也。軍功入りたらば

勇士になるべき者なりともあり。同十八年豊公の親ら數十萬の軍を帥りて北條氏政を御誅伐ありて會津まで御動座御歸陣に及び主計頭罷り上るべき旨奉書到來に付きて清正は熊本を立ち大阪に着き三州岡崎まで御迎のため罷出でらる。則主計頭を召出され今度關東奥州まで悉く御手に入り御武勇のゆゝしき事ども御語なされ主計頭御請に御武勇天が下を掌の内に御治め成され御歸陣あるに尾州中村は御在所ぞかし。あはれ御一宿遊ばし候は、日本の外聞にて候と申上げられしかば秀吉公御機嫌宜く能くも申上げし御一宿なさるべき旨仰出さる主計頭内用意として中村に黄金遣はし置しかばこも垣杉垣一日に結構せしかば秀吉公御満悦大方ならず。道すがら主計を御乗物の右に召し御挨拶申上しかば岡崎より中

村まで九里の所を歩にて供奉也。さて中村に一宿遊ばされ在所の者に永代千石の領知下し給ふ也など見えたり。さて此の朝臣の讒構に逢はれしは専ら行長と石田三成と二兇の所爲なりしが其の傳に三韓征討の事を記して曰く。清正與三成不和。又與行長有隙。及三明使聘于我。清正士卒劫之。途三成以爲口實。讒構百端。秀吉怒召還清正。清正記に主計頭は晋州落城以後安康へ働き猛威を振ひ引拂ひせつかいと云ふ所に在陣す。小西はやくさむと云ふ所に在陣す。小西攝津守虚言の和平を太閤へ申上げ王子を返し北京大王へは古の如く大明國へ日本より貢を運送し北京の下として永く仰ぎ申すべき由申遣はすにつき大明勢も引退き日本勢も釜山浦まで引退く。是によりて日本へ一の

傳奏二の傳奏とて勅使來朝す。一の傳奏金銀珠玉を持ち結構なる體にて來るを清正内三宅角左衛門 鰯平次と云ふ鐵砲頭の足輕ども追はぎ仕るにより二の傳奏來朝す。治部少輔と清正固より中惡かりけるより主計を何とかして遠流すべきとの巧をなす。小西とは水魚の交なれば色々太閤へ讒言申上げらる。其の箇條に主計頭事今度朝鮮國にて數度の手柄を仕ると雖も一方の大將仰付けらるゝ小西攝津守を日本堺の浦の商人と申し我が身は御ゆるしなきに豊臣清正と北京大王への勅答を相調へ 剩異國本朝の御和平小西才覺を以て相調へ大明國より日本へ和を乞ひ候ふ勅使其一の傳奏を足輕に申付け追はぎ仕り狼籍の段前代未聞に候ふと色々申上ぐるに付きて太閤御立腹なされさて

さて憎き主計が所存かな。日本の外聞といひ太閤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事一方ならぬ曲事は非に及ばず候也。小西和平を相調へ候ふ上は主計頭も歸朝すべし。科の輕重を御聞成さるべしと仰せつかはさる。清正不以此怨望。日夜修二城壁。付之直茂。乃歸直抵三伏見。秀吉不見、人或傳將賜死。清正詣二増田長政。語之曰。我在二朝鮮二數年。致二死力二建二勳績。奈何爲二彼治部二所譖將賜死。増田曰。吾子勳勞天下莫二不知。雖レ然石田權寵俱隆。若不二與レ之和一則禍不可測。且天下豈有下稱二石田二彼治部一者上哉。清正悵然大息曰。皇天后土實監二此心。彼治部者特レ寵作二威二福。雖レ在二朝鮮二未嘗擬レ身接二一戰。惟諸將之私是索。媒蘖成レ罪。其心術鄙陋。犬彘所レ愧。我寧伏二斧鉞二不忍下屈二節於彼治部二以自汚也、抑吾子

亦非^{タズ}忠信之人^ニ也。我暴^{サレ}露異域^ニ今方歸國^シ不^レ之^カ他而惟吾子^ヲ之間^フ。吾子乃不^レ倒^レ履相迎^ニ而坐延^レ之。朋友之義固如^レ是乎^ト。不^レ辭去^{セル}長政大愧^ニ。人皆危^レ之。清正不^レ屑也^ト。清正記^ニ云々。貴殿等の様なる禮義^ヲも知らざる人^トと云ひ談^ジても何かせむ。向後申通^ズまじと座敷^ヲ立ちて歸^ラれけり。其の時右衛門尉立送り^テ其の義^ニにてはなし今少し御話候^ヘと申^サれけれども聞きも入れず歸宅^也。清正家來^ノ者ども悔^ミてさて物狂^ハはしき人かな。筒様の讒言^ハ昔も今も有^ルならひぞかし。清正を三奉行五奉行衆惡^シみ中あしき内に増田一人入魂^也しにかくの如し。さても是非^ニ及^バぬ次第也。定めて御斷^リも立つまじ。切腹^{ある}べき哉と何れも悔^マぬ者はなかりけりと云^ヘり。是歲慶長元年閏正月十一日夜畿内地地震。山崩

壞裂民屋覆^ニ壓^ス人畜^ヲ死傷不^レ可^カ計^フ。伏見城殿宇毀壞。死者數百人。清正登^ル時率^キ步兵二百馳入^レ城。清正記^ニ清正伏見の家も震^シたり。然るに清正の近習小姓用^タしに出^テ跡の戸を閉^サずして寝^タる口を幸^トして皆大庭へ遁^レれ出^テとて此の事を記^シ續^ク王代一覽^ニ或日記^ヲを引^キて愛宕山の坊舎皆倒^レ諸家收貯^ヘし名物の茶壺皆破滅^ス。則太閤及夫人諸妃皆席^ニ庭而坐^リ矣。清正謂^ク侍臣^曰。今夕大震恐^ル棟梁覆^ル。因率^キ士卒^以警^レ之。秀吉及夫人噴^ク賞^ニ其忠誠^ヲ。於是清正抗言^曰。臣自^三航^レ海入^ニ朝鮮^ニ日夜被^レ堅執^レ銳^テ跋^ク履^シ山野^ヲ不^レ避^ケ邪寒隆暑^ヲ今已五載^ヲ。賴^リ殿下威靈^ニ虜^ニ王子兄弟及諸從官^ヲ。孤軍長驅深涉^ニ不^レ毛^ノ之境^ニ入^リ兀良哈^ニ殘^ニ破醜類^ヲ又戰^ニ於橋州^ニ摧^ニ數萬之鋒^ヲ親擒^ニ大將^ヲ。其他傳奏館晋州城功皆不^レ落^ニ人後^ニ而殿下不^レ之

察^セ顧^フ乃^ニ聽^キ小西石田之譜^ヲ使^シ臣^ニ就^シ死^ス臣^不敢^テ惜^マ一歸^ラ但^シ自^ラ知^ル無^キ罪^ノ可^レ死^ス便^ス欲^シ一仰^ギ清光^ヲ披^キ露^ヲ肝^ヲ膽^ヲ故^ニ隱^シ忍^シ至^ル此^ニ臣^ノ心^如敵^ノ日^ノ闔^テ棺^ヲ後^當白^ニ於^テ天^下一耳^ト秀吉聞^キ其^ノ言^忠悃^ヲ惻^シ然^キ心^動從^ヒ燭^影一睨^ル之^ノ形^貌枯^瘠瘠^顔色^鰲黑^ク積^ル年^苦戰^狀可^レ想^フ因^テ益^シ憫^ム之^ヲ泣^キ數^行下^ル既^ニ而^テ顧^ミ侍^臣一曰^ク夜^間恐^ク有^ニ不^測之^變命^ニ舊^臣一守^ニ門^闕勿^レ使^下外^人入^上焉^ト侍^臣以^テ命^ニ清^正一清^正令^シ其^臣加^藤傳^藏加^藤與^左衛^門大^木土^佐守^ニ四^門少^馬石^田治^部及^列侯^皆朝^ス守^者不^レ納^レ治^部進^ニ自^稱姓^名守^者進^曰某^等乃^ハ加^藤清^正之^僕也^ト三^成大^驚清^正出^驚聲^曰侏^儒來^何遲^也命^啓扉^三成^蒲伏^入明^日秀^吉令^下大^臣召^ニ清^正一鞠^訊上^皆朝^鮮兵^事三^成所^ニ誣^枉清^正據^レ實^置對^テ詞^氣慷^慨感^ニ動^左右^ト秀^吉攬^レ泣^曰汝^何酷^肖我^也汝^少長^三吾^側一能^レ謂^ニ吾^韜略^之要^臨陣^應變^ニ

悉^ク合^ニ機^宜賜^フ姓^豐臣^及寶^刀一^口清^正感^泣而^出高^麗陣^日記^に清^正出^仕を^免さ^レて^太閣^の御^前に^召さ^レて^小西^を堺^の町^人な^どと^申す^段然^るべ^から^ず日^本に^は人^もな^く異^國に^は思^ふべ^し又^豐臣^と北^京の^王に^書る^こと^誰が^免し^たり^やと^呵ら^るに^清正^申す^様は^その^書を^認め^し故^はア^ンヘ^ンと^申す^所に^在陣^の節^北京^の王^の使^來て^往古^唐國^の總^帝より^日本^の王^百王^百代^の約^束にて^王號^を免^され^貢物^を備^へ唐^七帝^の其^の一^の霸^王也^然る^に近^代は^左様^の道^も取^失ひ^剩小^國王^の臣^下太^閣とい^ふ者^人數^を指^越し^高麗^に發^向し^唐清^正記^に明^とあり^の境^{まで}人^數來^る故^にマ^ンロ^ウヤ[、]ヤ^ロウ^ヤ兩^將に^四十^萬の^兵を^して^遼東^{まで}指^出した^るに^其勢^に恐^れ一^戰に^も及^ばず^して^小西^行長^武具

を捨て、逃退きし間高麗の都まで追詰め去正月二十日に都南大門にて
遂ニ合戦一太閤の名代を先として一人も残らず追つ散らし夫より釜山浦
の城に置き者悉く討散らし今は朝鮮の内に日本人といふ者は清正計
也。此も瓶中の鼠の如し。されど爾は法度を能く守つて科なき唐人を
切らざる由王聞に達す。故に一命を免さる。又朝鮮國王並に高麗第一
の美女を清正が手に生捕ると聞く。是を王使に渡さば一命を助けて北
京より數千艘の船に乗せ日本まで送付くべし。さなくば四十萬の兵を
指向け一人も残さず誅戮すべしとの使也。その時召連れたる仙齋と申
す儒に返書を書かしむ。其の狀に曰く。王を渡すべき由に候へども王
を生捕り申す段日本へ注進申す間其の返答を聞き申さざる内は渡し

申す事難し叶候ふ。且又美人は天へも上らず地にも置かず。王使の前に
て中に置き御目に懸け申すべし。又唐へ参り候ふ小西行長と申す者は
日本堺と申す所の町人にて大將にてはなく候ふ。對馬守と縁者に付き
唐國の案内者故に指遣はし候ふ條逃げたる儀も可レ有候と日本を飾り
書遣はし(陰徳太平記に文祿二年正月朱明の使馮仲纓があんへんなる
清正主の許に來謁して明主の語とて虚喝もて此を退けむとするに答け
らく。日本は天照大神より以降連綿相續なし賜ひ更に外國の封爵を受
けず行長は元商賈也。殺されしも理なり。清正は元より武將也。行長
の比と思賜ふまじ。王子以下は日本太閤の命を伺ふ上ならでは渡しが
たしとて渡されずとあり。此の大御神より以降云々と云はれしはいと

めてたし。又豊臣と書き候ふは小西が唐に遣はす狀に藤原朝臣と書き申す由。清正四五歳の比親に別れ系圖も存ぜぬに付き何と書き遣はすべくも分別に能はぬ故に豊臣朝臣と書き申し候ふ。日本太閤が臣下大將と申すは此の加藤清正也。是へ四十萬の人数越され候へ。幸よき所也。アンヘンへ山道を越すとも一日に一萬ならでは越すまじ。一萬越し候はゞ待請て即時に切盡して四十萬の人数を四十日に我討果し其の勢ひに乗じ本國に責入り都に放火し北京の王をも此の朝鮮王の如く生捕り日本へ渡し唐四百餘州を悉く切り取つて灰燼と成し可申と我を支へ候ふ小西を悪く申候ふ。又美女を王使の中に置き見せ候はむと旌物木にあげ秘藏の穗長の鎗にて芋刺にして見せ候ふ。王使を始め

下官まで舌を巻きて逃歸り候ふ。夫より我を唐にて鬼上官と申す由。又其の他の働きの様子も残らず申上げれば、太閤御涙を流させ扱々我に能く似たる奴かな。後紐の時より我が膝上にてそだて我が謀を見習ひ其のまゝに似せたり。汝は太閤が爲には近き親類なれども餘りに荒者故。親子名乗を今にせずと御奉行衆に仰せらる。又豊臣姓を賜ひ清正を御褒美成され今度は又十萬の大將を命ぜられ一方十萬を行長に命ぜられ兩將にて悉く撫切りに仕るべしとて海邊は船有りて安路なれば行長押すべし。中山道は清正押すべし。もし手強き方あらば二十萬一所に寄つて働くべしとて又高麗へ赴きけりとあり。(さて續清正記には此の美女を自ら突殺して明使に示せられたるといふは虚説な

り。終に此の談したる者なしと辨へたり。漢人の語に横逆困窮是煨煉豪傑的一副鑪錘。能受其煨煉則身心交益。不其煨煉則身心交損。また寧爲小人所忌毀。毋爲小人所媚悅。寧爲君子所責脩。毋爲君子所包容。また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一顛倒豪傑一處。君子逆來順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倆。また貞士无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一牖其衷。儉人着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曲意而使二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二人忌。无善而致二人譽。不若无惡而致二人毀。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また處順境一易。處逆境一難。於財利一見。常人。於患難一見。英豪。於

安樂一見ニ聖賢一など云るも此の才等の上に思合さるゝ事のあなり)かくて再度諸將をして征伐させ賜へるに事訖へずして慶長三年夏比より太閤病に罹りまして八月十八日に薨給ひしかば遺令して諸將を召返し給ふ事と成れるはいとあたらしく口をしき事なりき。同五年石田三成小西行長等東西の諸侯と相結びて亂を作し、かば徳川氏上杉氏を攻めむと親發せられしに清正主は元より三成と不和なれば(此の事の始末は太閤記豊臣實記に委しくみゆ)家康公に屬し伏見に住れしが(清正記に家康公仰せられけるは清正に妻女なし。我が女を參らせむとて水野和泉守息女を養女として遣はさると記せり)山岡道阿彌もて今度關東の御發向始終謂なし。内大臣の宣旨を蒙賜ふ御身にて自手を碎き合戦し給はむ事

无用の至なり。今幸に人数を召連れてあれば先清正並細川福島加藤黒田池田を遣はさるべし。若覺東なく思召さば伊達正宗を加へらるべし。猶も心元なくおぼさば其の時進發あるべし。そは三成等景勝を謀叛と稱してゑばにかひ公を東國に下し跡にてゆるくと謀を成すべしとの巧也と申し、にその懇志は祝著せれど我弓箭の家に生れかやうの所を緩にせば武門の名を汚すぞかし。汝は武勇といひ智謀といひ天下に隠れなし。且我に内縁の間なれば帝都守護の爲伏水に留めたくはあれど九州の中心元なければ急ぎ歸城有りてよきに謀らひ賜ふべしとあればやがて大阪に著し秀頼公に謁し暇を取りて隈本に歸らる。さて此の主と黒田氏との策略にて九國の鎮定りしなり。

續記に清正内儀は人質として大阪の屋敷に有しを治部少輔分別を以て大阪の城内に取入れかたく番を付置くべきとの内談ある由風聞す。依レ之清正思はれけるは今度は無二に家康公の御味方致すべし。然るに於いては人質を城内へ取入れては無念の次第なるべし。何とぞ計略いたし屋敷に居る内に盗みとるべきとて大阪に置かれたる大木土佐守と船奉行の梶川才兵衛（關原記に或説を引きて梶原助兵衛とす）と兩人の者に斯の事を密談いたし置きて肥後國へ下國有りたり。右兩人の者共談合きはめ梶川才兵衛は大阪でむぼ口に居けるが毎日二度づゝ屋敷へ通ひけるに老人と云ひ病中と云ひかたぐ以て行歩不自由の斷りを番所々々に申し乗物にのり大綿帽子を冠り、大夜着を後に打懸けて乗

物の左右の戸を開き往來しけるを始めの程は一度々々に乗物の内を改め見けるが後には番所の者共見知りていつもの病人ならば苦しからずと云ひて改むる事もなく通しける。かやうに二十日餘りして後番の者共の油断したる體を篤と見付け借御前を乗物にのせ申し彼大夜着を打懸我が後に押付けて屹ともたれかゝりて大綿帽子を冠りいつもの如く乗物の左右の戸をくわつと押開き土佐守を歩にて連れ若恠み乗物を改めむと云は、あやまたず取つておさへよ。其の間には御前を刺殺して他人の手には渡し申間布と兩人が心金石より堅固に云合せていかにも静に通れば番所々々にていつもの病人ならば苦しからずと云つて難なく通り扱舟には大きな水溜桶を三つ据其の下に一つ中底を入れ

て何れにも水を汲入れ其の中に御前を安置きて舟を押ししけるに湊口にて船番所の者改め見けれどもその比長雨の降りたる故濁り水を湛へける故水底見え兼ねて中底の有るを見付けずして通り過ぎて恙なく熊本へ着城あり誠に鰐の口は遁るゝとも此の難は遁れ難き番所どもを安々と通り給ふ事偏に梶川才兵衛が勇智謀の故也とて清正感悦不斜して才兵衛に加増知行給はりたり。偕土佐守は湊口より屋敷へ歸りければ老若の女房達御前のおはしまさぬを恠み泣きさわぐを一度は諫め一度はおどし色々様々にして静め下女はしたどもにも知らさせず取静めて屋敷に居たりし處へ長岡越中守の御前を城内へ入るべきとの使を立てければ其の義に隨はずして家に火をかけて自害有りたる故諸大名の

人質何も如斯有るならば却て大きなる禍なるべきとて此の義止みたるに依りて何の構ひもなかりし故土佐も恙なく屋敷に居住したる也かくて石田小西らともに伐滅されしかば慶長五年肥後全國（五十一萬五千石）を賜ひ熊本城主たり（續清正記には豊後國を合せて初めは七十三萬千八百石餘を領すとも又筑後國をも暫合領せられし事も同六年熊本城を盛に築かれしをも記せり）同十六年三月徳川氏と豊臣秀頼公と二條城に會せられし時に河舟にて上洛ありしに淀川左右の陸路一方は清正ぬし一方は淺野幸長の人數にて固め伏水より乗物にて上らるゝに二條まで親らかちむの肩衣袴にて歩にて供奉あり。さて二條の城玄關まで家康公御出向にて互に御禮あり。秀頼公御傍を清正少しも離れず居らるゝ御饗

いて、清正も御相伴互に御杯ありて座も宜き時清正申さるゝはさぞや大阪には御逢ひなされたく思召さむ。はや御立なされ候へと申さるゝに家康公も尤もなり。さても〜御成人めてたしとて色々進上あり。秀頼公御立あれば家康公も玄關まで御送あり。また駕にて歸らるゝに清正又歩にて供奉し伏見より舟にて歸城あり。（此の夜燈下に懐劍を懷より出して今日故太閤の恩に報ゆと云はれしこと誰も知れるが如し）
續武家閑談に清正は關原以後より肥後一圓を拜領して肥後守と改め榮曜に月日を送りけれど猶も亡君の恩を忘れず。秀頼入洛の時も淺野紀伊守幸長と兩人供して二城の城へ登り家康公より御腰の物拜領す。附御心御らんずるに清正は虚空に向ひ御腰物を頂戴す。翌日板倉伊賀

加藤清正公逸事

守に命有りけるは清正が昨日虚空に眼をくばりし方角を察するに愛宕山に當れり。如何様宿願を懸けたりと思ふぞ。密々尋ねて見よとの事。則伊州手を廻して尋問ひければ今般秀頼二條城にて賢き祈願として一七日愛宕山にて護摩を修せしむる由申上る。依之福島左衛門大夫が其日病氣とて秀頼の供せざるも若秀頼に御事あらば加藤淺野は黄泉の供すべし。福島は大阪に在て淀殿を失ひ城を焼すて快く討死せむとの志。歴然也と御雑談の次に清正は日本一の侍と御稱美有り。其時本多佐渡守居眠して居たりしが只今殿の御ほめあるは誰が事ぞと申上る。加藤肥後守なりと仰ありしかば佐渡守某は老衰して只今の事も忘却仕るなり。夫は太閤の時虎之助と云ける男かと申。其時今

天下にかくれなき清正ぞと被仰しかば佐渡守重ねて織田武田上杉家の武邊者多き中に清正を日本に有間敷の御誼誠に殿の夫ほど人をほめさせ給ふ事を聞かず、能々御見處ありての事ならむ。清正は仕合せものかたと申上る。又仰に曰く。其方が見分する所より家康能々渠が心底は知りたり。鎮西を打任せて治めさせむ事清正程の者にあらずしては叶ふべからず。尤此の者に九州の事を委ね度くはあれども一ツの疵有りと被仰けり。佐渡守其の故を奉問處に清正には物に危き心ありて強過ぎたり。其の心さへなくて卒爾の働きをせず重厚ならば渠につづく者はあらしとの御誼を承りて佐渡守申上げけるは夫こそ武將の大疵なれ。勝頼が長篠の敗亡も強過ぎたる害ならずや。誠にをしき

事也と云ふ。其の節は洛陽堺の町人數輩伺候して此の趣を承知して
清正に告げれば清正も夫より慎謹に行跡を嗜みしと也。佐州息上野
介正純が父に此の上意の謂を尋ねければいざとよ。御當家に勇士尤
多し。然るに清正をほめ給ひ日本一の様に被仰けるは渠が領國は西
州の要地にして太閤恩顧の大小名四國九州に尤多し。是危からず
や、夫を思しめして先渠をあげてほめさせ給ひ又九州の事打任せ度く
はあれども危き心ありて卒爾の情ある故に頼み難しと一度はおさへて
被仰。故に其の席に蹲踞する大商人等清正に傳へければ或は悦び或は
慎みの念慮起り大義を企つる事もなかりし。是詞の采物と申すもの
也。其の方など此の賢慮の深きをいまだに悟らずして天下の政務を執

行ふ事なるまじきぞと大に叱りけると也。

さて右の城中の饗より二人ともに病を得て幸長ぬしは速に卒られ清正
朝臣は五月末に熊本城に歸られて六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歳にて逝去な
り。遺言して我死なば具足をきせ太刀を佩かせ棺に入るべし。末世の軍
神たらむと（此を續記には吾不自由にて物いはるゝ事ならねば虚偽也と
云へれどもそは兼ねての遺命ならむも知りがたくかつ坂上田村鷹卿の故
實にもよく符合ひて上代の葬儀に量らず合へりとさへ思へば余は眞事な
らむとぞおぼゆる）いふ。遺制に任せ十月十三日中尾山に葬り殉死の二
人同域内に相並べて葬れり。本妙寺といふも元熊本に在りしを後に中尾
山の麓に移し建てたりとぞ。（殉死のこと清正記に大木土佐守といひし者

加藤清正公逸事

佐々陸奥守に仕へしが奥州逝去の後清正に奉公し三千石の身上にて勤めしが數年清正別けて恫志なりし故に重恩謝し難し、冥途まで御供申さむとて切腹す。また金官といふ朝鮮人日本へ連越し形の如く懇にし米二百石づゝ充行はれし。清正に離れ一日片時もながらふべきに非ず。御供申さむとて切腹すとあり。其ころを得られしこと知るべし。又寺に遺像有りて現に靈驗多し。又尾州なる常泉寺にも朝臣の祠ありと彼の國年中行事抄に云へり。また徳川氏の臣下は此の廟に謁する事を得ず。此に入れば必ず祟りを受くといひ世に法華宗と稱ふ寺には必ず此の主を祀ること成りぬるも奇しきものゝいみじき威徳にはおはしけり。さて續記にその廟を作る時石櫃を堀出せるに清正房といふ名書付けあり。されば

清正は昔清正房とて六十六部の經を諸國に納めし僧の再誕なりと世間に云へるを余は若年にて虚實を分明に覺えざる故に先年信州に行きて中川入道に尋ねけるに其の時の普請奉行は飯田角兵衛三宅角左兵衛なるに萬事の本じめは我が爲たる故に具に知り。石櫃堀出し時も右兩人同道して行きて見たるが何やらむ文字を彫付けては有りけれども消えて字性見えざるなり清正房といふ名有りと云ふは偽り也と申されしとあり。此の朝臣の事は兼ねて幽界の神語を承はれるに符ざれば信ぜられぬ事とぞ思へりしが果してかくの如し。されば因果物語を初め此を正事として記せる物もあるは皆一掃すべく又その他の談も此に准へて大かた浮きたる説の多きを推知るべし。序に此の朝臣の徳業をも語りてむに—その

神祇を崇奉せられしこと續清正記に清正主熱田大明神へ參詣致し大宮司
神主を呼出し宣ふは當國は我が生國の事なれば當社に於て大破に及びた
る所あらば造營有度しと有りければ社家の者承り御志の程有難き旨
申し然らば西の門大破致し候ふと申上ぐるにより則ち馬場左京と云ふ
神主に銀子二十貫目渡し置き下國有りけり。左京則ち奉行致し程なく造
營出來にけり。今に肥後殿建立の門と所の者共申也。其の年月は何の比
にて有りしか（此は鎮皇門にて今も此の主の造營と云ひ傳へたれば彼の
少宮司角田忠行主が眞盛りに大宮また教院の事に勞きある比なりしかば
何時比の擧なりけむと問ひやりしかど慶長年間とのみにて委しき事は
詳かならずとぞ答へたりし）上に擧げたる大地震の事を同記に記して

夜咄常の如くいたされ亥の刻過に閨へ入給ふにいつも次の座敷に近習の
小性ども寝けるが縁の雨戸を一枚立てずして皆ねけるが、ある者これを
見て誰か用所に行きて跡の戸をしめずしてねたるぞ。開けたる仁おきて
立てられよと云ふに。我は先に出でたり。誰か跡に出たると互に云ひ合
ふ間に皆ね入りける時大地震俄にゆり出夥しき事にて戸障子の開けら
るる事にてなかりけるに件の立てずして置きたる雨戸の口より清正も小
性ども、一度に大庭へ走り出ると則其の家ひしとつぶれけり。清正常
に鬼神を敬ひ祭り賜ふ故なるべしと冥感肝に銘じ賜ふといひ又天正二十
年五月朝鮮長橋に到れる時に金官といふ者高札を立て、王李昭は明國に
逃去り王子兄弟ともに此より奥に逃るとあるを見て此の主はやがて逐伐

たむとせられしに鍋島氏諫て我を欺く方便ならむと云へるに清正主答へて此を朝鮮人の立てたると思はるゝにや。全く天照大神宮八幡宮の御立てなされたる也。神慮に任せおひつめ王子を生捕るべしとて終におひつめて鍋島に別れてより五十二日といふに元良哈の境はいれぐ城にて二王子を捕へられし事を記せり。げに彼の地にも危懼の地に立ちていつも全勝を得られしは皇大神等の靈威を賜へるにぞ有りける。(此に思合すべきは阿蘇家記に天正年中に阿蘇宮の社人も散亂して祭祀禮典皆廢する事二十餘年なりしを清正肥後を一圓に賜はりし時に社人を招き集めて祭祀禮典萬分一を復す。慶長六年參勤ありて東照公に訴へて惟善をして大宮司を繼がしめらる。此の時より阿蘇宮の傍に移住みて社領千餘石の内

にて三百五十石餘を知行すとあり。實や此家は阿蘇大神の正き皇胤なればさもあるべき舉ぞと。いとむかしくなむ)

その武勇のみならず仁慈ありしことどもは關原合戦の明くる年八代の城普請の時自身八代へ行き普請申付けられ内に用有りて歸城の跡に残し置かれたる子小性年十二と十三になる者喧嘩をして雙方少宛手疵を負ひける所へ人々出合ひ押分け候へど兩人が手負ひたる故下にて濟し難きにより熊本へ申來りけるを倅共なれども我が留守と云ひ殊に雙方手を負ひたる事なれば法の如く申付けよと宣ひて一人の檢使には床林隼人一人の檢使には森本義太夫を云ひ付けて八代へ遣はしけるに兩人行きて翌朝切腹致させしを取りて歸りたり。其の後一兩年も過ぎ

て或夜舞まひが来て多田満仲を舞ひけるを聞召して四方山の御嗽有り
て宣ふは總じて歳に足らざる少人又いかにも輕き者を切腹せさするは
檢使に似合はず大身成る者又は重き役義致す老人などを云ひ付くるは
心得有る事也。主人は諸人への仕置なれば助け度く思へ共急度云ひ付
けねば叶はぬもの也。流石の老人共も加様の事は氣が付かぬ物なるに
偕も中務は名譽の侍なりと宣ひて落涙なされたり。總じて清正は舞
淨瑠璃又は昔物語にも哀なる事を聞きては泪もろき仁にて有りし。是
は右の八代にて切腹いたしたる小性を何とぞ助けやうも有るべきをと
思召したること後に知りたる也。隼人義太夫兩人が一代の過ちと皆人
取沙汰せり。此の外重罪の者が輕罪に仰付けられて一命助かりたる者

あまた有りといひまた文道を學ばれたる證據は笹屋と云ふ儒者に江戸
上下の船中にも四書を読ませて聞き給ひけるが或時伏見にて論語に
手自ら朱引を致し給ふを子飼の猿が常々傍に居てつく／＼と見ける
が清正用有りて立たれたる跡にて此の猿筆に朱を付け論語にめたと塗
り付けたるを見給ひて上古より猿は見る事を學ぶと見えたり。昔或僧
終南山に隠る。時に袈裟を失す。猿これを盗み其の身にきて岩上に座禪
す。群猿是を效ひて座禪す。此の猿戯れに袈裟をかけ人まねに座禪し
たれども其の功德に依りて成佛したると聞けば此の猿もわるさに論語
に朱を付けたれども少しは聖人の道に叶ふべきかと宣ひて一笑し給
ふ。(又風流なる事をも好まれたる事をも記せり。娛語に宋趙普其心術

多^シ可^レ議^ス者^一。然^レ以^テ一^部論^語。佐^ニ太^祖太^宗。可^レ謂^フ能^ク讀^ム魯^論者^上矣。余嘗^テ詠^レ之^曰。多年何物筐中珍。自信甘篇同^ニ化^鈞。苦學諸儒頭白盡。誰能讀^ム得^ル似^ニ斯^人。頃讀^ニ烈^祖成^績。引^ニ關^原記^大全^一曰。加藤清正嘗^テ語^レ人^曰。利家晚年頗志^ニ於^儒學。太閤薨後招^ニ宇^喜多^秀家^淺野^幸長^及余^一。語^次舉^下臨^ニ大^節。而^不可^レ奪^也之^章。余當時目^不識^レ丁^一。不^レ釋^ニ其^義。近年讀^ニ論^語。頗能通曉。在^ニ今^之世^一。不^レ事^ニ斯^語者^恐陷^ニ不^義。嗚呼清正當^ニ爭^亂之^世。勇^而知^レ學^其志^偉矣。余又詠^レ之^曰。兒女到^レ今猶記^レ名^唯宜^三壯^繆比^二威靈。不^レ求^更學^三春^秋傳^一。自有^ニ圓^珠一^部經^一。また清正法度書に世間に替りたる事一有り。何事にても法度の條數書きて其の奥のしめに右條々於^ニ違^背之^輩者^速可^レ被^レ處^ニ嚴^科者^也。仍^如レ^件。但^可レ^依レ^人者^也と書

かれたる事も有り。依^レ怙^の様^{に見}えけれども子細^の有^{りし}事^也。喩^へば何^事によらず。自然^法度^を背^{きた}る者^共五^人も三^人も有^るに昨^今抱^置きて何^の奉^公も致^さる者^も有^り。又^天草^高麗^宇土^方々^{にて}粉^骨を盡^{して}忠^功したる者^も其^中に有^るを同^罪に行^へば先^忠は皆^空しく成^る也^數度^の忠^功を致^し又^は諸^人に逸^{たる}奉^公を仕^りたる其^の者^は云^ふに及^ばず。子^共孫^共迄^も重^科成^{ると}も輕^罪に行^ひ輕^科ならば宥^免有^るべしと兼^てより定^置きしにより舊^功を致^{した}る者^は扱^々有^難き御^情かなと云^ひて感^涙を流^し彌^慎み子^孫に至^る迄^堅く云^ひ聞^{かせ}老^者忠^功を勤^{める}故^法度^を背^く者^鮮也^然ら者^又新^參者^不足^に思^ふ可^かと云^へばさはなくて有^難き君^哉。先^忠を思^召し忘^れずして子^孫までに及

ぶ御情は免かく申すに及びがたき也。加様に樂しき主君の下にて一度忠功を致し餘慶を子孫に残さむ事是に過ぎたる幸なして法命を重んじ一命を輕んじる故新參者禮讓を以て古參に交り舊參は儉約を以て新參を伴ひ故に君臣合道朋友和合して清正一代は國平に治まり民安堵して此の君萬歳萬歳と祝ひたる事也（また立花氏小西行長が臣下をもそのまゝ收めて藩臣とせられし事なども委しく云へり）又名護屋普請致し、時清正は萬松寺と云ふ曹洞下の禪寺を借りて居給ひけるに、或時宮より大きな角石を五六千の人数にて引給ふに其の大石を毛氈にて包み青き大綱にてからげ石の上に片鎌の鍵を立て亦何れも齡二八許成る小々性の容貌美麗にして繪に書くとも筆にも及びがたき程なる

が綾羅錦繡の粧を身に飾り桃顔の媚を含みて石の上に並居たり。自身も石の上に登り大音聲にてきやりをし給ふにより家來の老若不殘ハナヤカ花麗なる出立にて本綱に手を付け引きけり。然るにより名護屋清洲より酒肴餅豆腐菓子等に至る迄種々の賣物を持運び商人共幾百人と云ふ數を知らず宮より名護屋までの道端に市を立てゝぞ居たりける。然るに夫々の賣物並に其の器物ふご樽荷棒までの直段を少しもねぎらずして云ひかけ次第の代物をくれ其の賣物を道路に抛げ散らし諸人によびどりに取らせ酒は何者なりとも呑み次第に飲ませければ商人も見物人も綱に取付きて浮きにういて手拍子を打ち愛宕參りの小歌をうたひしるもしらぬも榮輝聲にて唯一時程に名護屋へ引付け大踊をしたりけ